震史記畧 二

才
睿宗
成宗
燕山
中宗

德宗懷簡宣肅恭顯温文懿敬大王諱 字明照初諱崇
世宗戊午九月十五日誕降乙丑初封桃源君癸酉入學
乙亥冊封王世子丁丑九月二日昇遐春秋二十成宗即
位追尊為王有二男一女 敬陵 在高陽東蜂峴艮坐丁丑十一月二十四日葬
妃徽淑明懿昭惠王后韓氏 籍清州
明朝宣授光祿寺少卿本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
節公確女三月十二日誕降乙亥冊封粹嬪成宗追尊
德宗進冊王妃燕山甲子四月二十七日昇遐于昌慶
宮慶春殿誕二男一女 敬陵 在大王陵右岡丁坐甲子五月葬
嗣成宗大王 序居第二

一男月山大君婷 錄佐理功臣謚孝文 娶朴氏平陽君昭襄公仲善女

一女明淑公主 生二男 下嫁唐陽君昭度公洪常 父佐相應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 字平甫

世宗庚午正月一日誕降于私第初封海陽大君丁丑

冊封王世子丙戌入學戊子受禪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

昇遐于景福宮紫微堂在位一年春秋二十有二男

一女 昌陵 在高陽陵北岡艮坐 庚寅二月五日葬

妃徽仁昭德章順王后韓氏 籍清州

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女世宗己丑正月十

六日誕降庚辰冊封世子嬪辛巳十二月五日昇遐春
秋十七肅宗即位追尊爲王妃誕一男　恭陵在坡州南普施洞戌坐壬午二月二十五日葬

繼妃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籍清州
右議政清州府院君襄惠公伯倫女　三月十二日
誕降初封昭訓戊子冊封王妃縣山戊午十二月二十
四日昇遐于昌慶宮誕一男一女　昌陵在大王陵左岡戌坐己未二月十四日葬

一男仁城大君糞　章順王后誕生早卒　諡孝昭

二男齊安大君琄　諡靈孝　尚州金氏正末女再娶順天朴氏羊陽君仲善女

一女顯肅公主 以上安順王后誕生 下嫁豊川尉任光載 父士洪

元年己丑三月遷英陵于呂州西北城 修世祖實錄乙亥後秉春秋者皆納史草而書本官閔粹已納懼大臣見而惡之請侍士康致誠改草不暇淨寫而還諸堂知之聞于上正言元叔康言史筆書名非古恐非直筆正字金季昌告叔康史筆多塗改并親鞫粹洪曰臣所書皆大臣事恐其中傷而謀改遂杖濟州爲奴致誠等并斬 始行示牌標信上以舊用烏梅標信多失易奸改以象牙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大妃殿前刻懿旨中宮殿前刻內旨東宮前刻徽旨後刻并如宣傳令政院必書出納人姓名

成宗

以防遺失鄭麟趾請倣中朝例稱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
經國大典成 十一月上昇遐于景福宮紫薇堂貞熹
大王大妃與諸大臣定策迎者山君即位大王大妃垂簾
同聽政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諱[illegible]
世宗丁丑七月三十日誕降于東邸辛巳初封者山君
戊子改封者乙君己丑奉貞熹王后命即位于景福宮
勤政門甲宮十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
在位二十五年春秋三十八有十六男十二女 宣陵
在廣州西學堂洞壬
坐乙卯四月六日葬

妃徽懿愼肅恭憲王后韓氏 籍清州
領議政上黨府院君明澮女世祖丙子十月十一日誕
降于蓮花坊私第丁亥行嘉禮己丑冊封王妃甲午四
月十五日昇遐于昌德宮求賢殿春秋十九 順陵在坡
恭陵南卯坐甲午六月七日葬

繼妃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 籍坡平
左議政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壕女世祖壬午六月二十
五日誕降于新昌公衙癸巳選入大內封淑儀己亥尹
氏癈冊封王妃中宗庚寅八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景福宮
春秋二十九誕一男一女 宣陵在大王陵左岡艮坐庚寅十月二十九日

癸

嗣中宗大王

一女慎淑公主 以上貞顯王后誕生 早卒

一男燕山君㦕 母廢妃尹氏判奉侍中起畎女丙以世子嗣位淫虐丙寅廢封燕山君放喬桐卒壽三十一 夫人居昌慎氏領議政承善女生一男一女

二男桂城君恂 淑儀河氏出 娶原州元氏僉正女 繼子

三男安陽君㤚 貴人鄭氏出 燕山時被禍謚恭懷 娶綾城具氏綾川君壽永女 生一女

四男完原君㥚 淑儀洪氏出謚昭悼 娶全州崔氏生員河順女 後娶陽川許氏別座磧女生二男一女

五男檜山君恬 淑儀洪氏出 娶竹山安氏贇成邦彥女 繼子

六男鳳安君𢥋 貴人鄭氏出燕山時被禍 娶平壤趙氏判官紀女生一男

七男甄城君惇 淑儀洪氏出 娶平山申氏奉事友灝女 生二男一女

八男益陽君懐 淑儀洪氏出 謚順平 娶延日鄭氏僉知文昌女 生四男三女

九男利城君慣 淑容沈氏出 謚章平 娶南平文氏儀簡女 三男 后娶安東權氏郡守守中女

十男景明君忱 淑儀洪氏出 娶坡平尹氏僉正堞女 生二男二女

十一男金城君忭 貴人權氏出 娶安東權氏知中樞健女 絓子

十二男茂山君悰 淑儀金氏出 娶平山申氏別坐鉄女 生六男二女

十三男寧山君恮 淑容沈氏出 娶青松沈氏郡守順路女 生三女 后娶慶州鄭氏別坐弘光女

十四男雲川君㥲 淑儀洪氏出 娶安東權氏仁孫女 生四女

十五男楊原君憘 洪氏出 娶平壤趙氏忠義尉任女 后娶文化柳氏王從孫女 生一男

一女惠淑翁主 以上洪氏出 下嫁高原尉文孝公申沆 父叅判從護

二女徽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 下嫁豊原尉任崇載 生三女 父士洪

三女恭愼翁主 貴人嚴氏出 下嫁淸亭尉韓景福 父糜

四女慶順翁主 淑容沈氏出 生一男二女 下嫁宜城尉南致元 父慄

五女敬愼翁主 淑儀金氏出 下嫁呂川尉閔子房 生一男 父完元

六女貞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 下嫁奉城尉鄭元俊 生一男 父鎰

七女淑惠翁主 淑容沈氏出 下嫁漢川尉趙无疆 生一男 父光世

八女慶徽翁主 淑容權氏出 下嫁鈴原尉尹磻 生一男 父承世

九女徽靜翁主 淑儀金氏出 下嫁宜川尉南燮光 生一女 父忻

十女靜惠翁主 貴人鄭氏出 下嫁淸平尉韓紀 父刑判亨允

十一女靜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 下嫁鈴平尉尹燮 継子 父承抑

元年庚寅正月安置龜城君浚于寧海前年左賛成韓繼
美言前直長崔世豪與權孟禧言龜城君年壯且賢有時
望可以當國至是稷山人金允生別侍衛尹敬義詣政院
呈書憲府請鞫浚傳曰彼自辭言浚何與焉私奴石年告彭排
金致雲憲府又請鞫浚申叔舟啓曰浚於先朝交通内人
罪不可赦世祖眷愛庇覆以至今日險小之徒以浚為功
指以為言請廢為庶人流之於外大妃教曰羣小自造惡
言浚何得知内人事世祖已論不實今不可追罪初世祖
承恩内人以諺書授宦官傳於浚浚與其父臨瀛大君即
啓達上置之乙酉幸温泉時其内人又以諺書致意浚又

與父隋違上命絞內人臺官論淺不已上痛言無罪至是
又論遂削勲安置寧海　須横看法李克增久典戶曹減
損經費立横看法人多惡之　設弘文館依集賢殿以本
官兼經筵待之尤厚　以都承旨李克增爲司饔副提調
承旨例無始此　以旱命求言大司諫金壽寧應旨曰殿
下即位之初可袪之弊剗除畧盡可行之事悉舉無餘所
貴惟責實效不爲文具伏願處高位則思謙降臨滿盈則
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見可欲則思
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防壅蔽則思迎合疾讒邪則思正
已行爵賞則思因喜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此十思

行之悠久則民心悅而天道順矣　靖亂時有一賈竪敺
勞頗多世祖御筆賜三死無與及上即位其人殺人有司
論以一律其人上御筆大妃命原之上難之曰先王之教
一時私恩殺人者死萬世公法豈可以一時之私恩廢萬
世之公法乎大妃不許上再三難之大妃終不從上曰大
毋不聽予言不敢承國事願付他人大妃曰惟汝爲之上
杖而流之得不死　申叔舟請撤去昌陵近地民家上曰
山川不增吉地有限歷千百世陵室無窮恐後世人民無
山可葬無地可耕今自今勿廣禁限
二年辛卯策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　五月教曰

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弛逐出城外　大司諫
金壽寧上疏畧曰禮不娶同姓厚其別也本國之俗雖異
姓之親與同姓無別今再從兄弟相與爲婚於人情有大
不安者請命有司定其相婚之限宗親官高地近雖有才
行不患上之不知必欲與寒士角藝或不稱任治之則傷
恩不治則廢法請勿許赴擧從之　八月命生進居泮者
圈点滿百五十日始許赴館試　命遣密符令授申叔舟
韓明澮等以憑宣召以防機變　琉球國王尚德遣上官
人信重請爵授二品職　十一月布衣南孝溫上疏陳八
条一正婚姻二擇守令三謹用舍四辟巫佛五正風俗六

興學校七 革內司八 復昭陵曰世祖大王廓清大亂化家
爲國不意丙丁餘禍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寃魄無依文宗
在天之靈寧獨享禴祀哉 臣不知某事指某祥某事指某
災妄意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之所未順從可知矣
縱曰已毁之主禮不當復入宗廟而惟當追復尊號改以
禮葬一如先妃之禮以荅祖宗豈不美哉若曰廢之更歷
三代祖宗之所未舉行今不可追復禮葬請以世祖大王
戊寅之訓明之其訓睿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若句於吾
迹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有可行之時有
不可行之時寧可泥於不用變通哉不報 時年十八

三年壬辰命崔涇安貴生畫昭憲王后世祖睿宗睟容奉安于璿源殿　建三聖祠於文化九月山以祀桓國桓雄檀君歲遣香祝以祭從觀察李芮之請　三月禮曹啓曰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科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寅申巳亥秋為初試子午卯酉春為覆試上可之　上講尚書末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謂諸臣曰為君之道孰加於是乎為臣者能諫其君甫等亦宜知之七月教諭民人曰生財在於務本裕俗在於節用奢侈則用廣用廣則財薄我東地薄勤儉節用猶患不足況爭相華侈用之不節哉予為是慮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罷不急之務除無益之

貴宜盡力農桑崇尚節儉量財節用勿為横費家與國大小雖殊苟能存心於裕財乎何有 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榜教曰世宗朝命士夫廟制依文公家禮而今此制陵夷其令禮曹憲府檢察 諸道始都會取其高等直赴生進覆試

四年癸巳初懿敬薨世祖曰其嗣昏幼不可不傳其貌以遺之命崔涇安貴生草圖以藏之是年九月懿敬廟成奉安睟容賜畫師涇貴生爵言官論之上曰予生纔月餘乃失顧復不意今日復覩天容彷彿悲慕之懷將無所歸則涇貴生其可不錄乎左右莫不泣下

五年甲午上御經筵講漢書恭疏一物不得所天氣為乖
戾李承召曰天地之心生物而已人物不得其所則氣為
不平天氣亦為乖戾如人五臟受病則證見於外人君能
體天地之心使人物各得其所則陰陽和而災異息矣
命撰大典續錄又命申叔舟裁成五禮儀　追尊孝懿
敬世子為德宗配太廟初上議追崇公卿或可或不可韓
明澮及三司論執李承召獨倡言其宜疏辭張皇上雖用
其言而罷其逢迎　九月幸開城府詣穆清殿拜太祖睟
容辭松都人停擧之令麗氏之初舊家子弟不樂仕進杜
門守節太祖御敬德宮至誠誘掖仍設庭試無一應赴三

設皆然太祖大怒遂下百年停擧之令其不從遷者皆禁
錮至是特命觧之 四月王后韓氏昇遐
六年乙未正月築親耕臺于東郊始親耕籍田上五推宗
臣宰臣七推承旨以下九推乃行耆民勞酒禮受賀大赦
册尹氏爲王妃 咸山世起畎女 大王大妃還政于上時有匿
名書粘政院指意攝政之弊於是有是命 秋韓明澮請
建尊經閣于成均館自内助賚賜經籍藏之李克增啓措
典祀廳成俔措享官廳又建東西廡及倉堂又賜米三百
石布五疋 八月下恤刑教曰獄吏所失非一躁暴深刻
者常失於羅織昏迷庸暗者常失於淹滞捶楚之下何求

不得全使無辜之人橫罹鈇鑕豈不寃哉囹圄之苦度日
如年一夫在獄擧家癈業悲號瘦死豈不痛哉其以此意
曉諭
七年丙申子㦕生　六月搆讀書堂于龍山　始設丙年
別科
八年丁酉築先蚕壇于昌德宮後苑　三月王妃率命婦
始行親蚕壇　七月上以再嫁人事命二品以上議鄭昌
孫謂宜依大典再嫁人子孫勿許授官赴擧許琮任元濬
以爲當禁誡勵世名教之道也上曰婦有三從之道無一
適之禮世道日卑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奪情或自媒壞

家風玷名教其勿齒仕版執義李復全言有防碍上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國家立法當如是矣 琉球獻猿命畜于司僕曰詩云麀鹿濯濯使遠物餓死可乎予非為玩好也

九年戊戌四月上謁聖御明倫堂養老乞言持平李世匡成聃年啓曰金守溫孔門之罪人請黜之上問承旨對曰守溫上書世祖自願出家仍逃山寺上命守溫勿參於禮

朱溪正上疏言鄭汝昌丁克仁姜應貞皆聖賢之徒慶延乃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且請勿任用勳舊韓明澮等大惧都承旨任士洪言近來臺諫言事甚易不可以臺諫

而從盡言如有失亘示譴責上曰臺諫言事誠美事譴責
隨之譖膚盡言　任士洪有罪削竄上即位之初士洪請〇
罷內佛堂頗有聲稱上亦嚮用士洪外若嚴重內實陰邪
好以機術傾陷人嘗嗾臺諫劾玄碩主覔取都承旨又羅
織南孝溫朱溪正之罪欲絹打士類以媚勳戚公議齊憤
副提學俞鎭應教蔡壽安琛奉教表沿沫上疏曰 臣等伏
聞士洪客啓所言皆奸臣之語今者禾綫發苗麥未登塲
士洪曰年將有秋雨土未幾火起延燒聖躬暢屬士洪曰
運數適然不足恠也不須傾身修省此安石三不足畏之
說也帝王以道德仁義為文威斷勇決為武未聞漢武之

手格猛獸爲武隋煬之詞藻華美爲文頃者權景祐啓以
人君不可云人以藝殿下即書懸板與宗親耦射臺諫以
爲太陽不可下同萬物士洪曰文武之道可廢乎殿下以
公主之家嫌其間數之小爲七梁四楹之制僭擬宮闕大
臣臺諫論其奢侈請定尺數是乃士洪子光載之家士洪
即啓曰間數已定不必更定尺數殿下從諫如流言雖不
當亦無受罪士洪密啓曰臺諫之言不必盡從當示譴責
此亡國之言趙高李林甫所爲欲攬威福恐人議己先蔽
殿下之聰明金守溫剃髮出家不可入聖門士洪以爲臺
諫不必論非右守溫乃擯斥臺諫也安瑑權景祐前與士

洪同為臺諫約以若有可啓不必同僚共議於朝叅經筵
獨啓可矣士洪善之及琛與佖子平論其子光載家事士
洪嗾大憲李崇元令兩司皆會面責臺諫而受面責則坐
遞例也故以此一絹打盡眞開國以來所未有之姦也士
洪之父元濬奸邪貪濁甲子之時穢行惡迹著自先朝曾
以雜技補以文學馴致大官內外盤據願殿下去邪勿疑
竄逐元濬父子蹴入上震怒召兩館臺閤問之大司憲權
幹言誠如兩館之言上曰然則卿何不言對曰跡未露故
也上即命收士洪告身不可以子罪及其父元濬則勿論
蔡壽等曰臣等義不與元濬周旋乞罷臣職上允之朱溪

副正深源奏曰殿下并罪兩舘及士洪父子何也士洪即
臣姑母父詳知其爲人履陳其奸慝狀上召淞洙及士洪
令各對狀淞洙面斥其嗾臺諫誣頋主事士洪語塞不能
卞上乃敎曰其復兩舘人職非朱溪予豈知也命寬士洪
十年己亥六月廢王妃尹氏初妃生元子寵隆驕溢妒諸
媛鄭氏嚴氏投書權淑儀家嚴鄭兩昭容將謀害中宮及
元子上於中殿房中見囊盛砒礵又於箱中藏禳方書上
問之對以婢三月親蚕時所進命訊三月以不知納招不
遜於上聖顔至有爪痕仁粹大妃大怒激上出示外廷欲
廢之尹弼商等將順獻議廢出私第左賛參許琮引漢武

宋仁之失力諫上不從江原監司孫舜孝上疏曰王妃尹氏早膺百福之源獨得斯男之慶神人所依宗廟所賴一朝遜居閭閻供奉又絕是雖自取豈可少恩哉五倫一理恩義不可相奪處君臣朋友之間義當勝恩處父子夫婦之際恩當勝義殿下今日事三殿之孝即元子他日之誠也殿下今日繼列聖之治即元子他日之業也他日春宮定號龍樓視膳元子定有惻怛之心殿下寧無後悔之日中無定制隨時而在變而不失中是乃平常之理而不偏之中伏望亟命迎入別殿供奉守衛一從權宜不聽大司憲蔡壽正言權景祐言廢妃雖有罪不宜褻處閭閻上震

怒謂世子爲後日地命下獄責詰景祐畧不但機援據歷
代言益剴切上以爲希恩於後日命嚴鞫景祐執抗言上
霽怒只罷其職　天朝徵兵討野人命尹弼商爲都元帥
與節度使金嶠領兵討之樊陽巢穴而還
十一年庚子三月太學生金宏弼等上疏請誅圓覺寺妖
僧雪岑前後五疏不允　冊淑儀尹氏爲王妃
十二年辛丑命於經筵置特進官使玉堂長官擬文蔭武
二品以上啓非經政府六曹京兆者勿擬　六月教曰俗
尚婚婆宴飮費用無節令中外務節儉以爲儲蓄備凶荒
十三年壬寅上幸光陵建奉先寺

十四年癸卯三月貞熹大王大妃昇遐于温陽行宮上以大妃當疑危之際叅決庶政宗社有賴欲依大王例行三年喪韓明澮尹弼商等請喪三年弘文館議曰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疏曰君母是嫡夫人則羣臣服朞王后不載禮經豈可以功德多寡人情厚薄輕易變更哉洪應等聞之茫然上疏自効金訢亦上疏曰三年之制非先王制禮之義以女主聽政喪制同於大王末流之弊至於武氏七廟而後已爲害可勝道哉上不納竟行三年喪　四月大妃殯宮自温陽奉安城外永順君家贇成許琮啓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入殯于家重大臣也今以俗忌

殯宮在外臣切痛之時論多之 改建昌慶宮于壽康宮舊址爲兩大妃營建也 召前察訪李寬義講庸學命徐居正李克基許琮等論性理之源天地度數日月星辰歲次曆法寬義卞對不差上欲顯用辭以年老許令還鄉上御宣政殿講學孫舜孝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願殿下以愛己之心愛人責人之心責己則忠恕之道盡矣 六月兵判李克增請自義州至獜山築城一以捍寇一以防吾民潛投之路上曰撫字得人人民安仁政本也築城末也 江界人朴亨孫誣告平安道節度使鄭蘭宗謀反上鞫得其情下書慰諭蘭宗陳情乞解上手札答曰一方安

危盡委卿任大則責必大勢重則事亦重故欲陷卿以大
事皇天福善禍淫使爲惡自入於刑辟爲善者終著於安
榮卿無懷嫌使予無宵旰之憂 有僧構箭串橋命名濟
盤橋又搆往十里橋命名永渡橋
十五年甲辰括富豪良人徙西北兩界 賜大學田四百
結鄕學亦賜有差 教政府曰守令之非生民之患也方
面之臣眩於薰蕕失於殿最傷和召災未必不由於此予
欲別意黜陟咨爾政府施別循良貪懶者以啓 諭臣僚
曰銓曹拘於年格惟取日月久近不簡人物臧否雖卓犖
之人與凡庸混於一格豈國家選用賢才之道哉有才出

衆者勿拘資格 又教曰自古帝王深居宮中不能盡知民事必委監司守令使之承流宣化然有賢有不賢予雖不德務民之心何可暫弛外方之事其弊必多其悉陳之當改者改之使黎民安業

十六年乙巳東國通鑑徐居正撰成輿地勝覽盧思慎撰五十四卷金宗直釐為五十三卷成 六月大旱上親祭禮曹祭樂去鼓議于大臣盧思慎曰金聲屬陰革聲屬陽陽亢為災不用革聲出於盧仲舒不可小數癈大義上從之三南飢遣使賑之將行○賜酒曰元元之命係于御手盡心活之 頒紫緞囊于三公九卿及近侍諸臣歲時頒亥囊始此 頒大典改嫁子

孫勿齒東西班　是歲大旱饑
十七年丙午春直提學金訢以其父工曹佐郎友臣命進
其外祖成槪所書魏徵十思疏箴疏曰臣父謂臣曰此軸
實藏久矣汝以不才遭遇聖明獲侍經幄職在論思汝所
當師者莫鄭公若也今以付汝惕然思齊朝陳暮獻毋負
吾王父繕寫之意臣切惟魏徵三代遺直其所論奏皆格
君之道經世之言也伏願殿下揭置左右反覆觀省常若
見徵之面聞徵之言則徵雖亡矣未嘗亡也目雖愚昧可
以坐見聖明之治超貞觀而躋三五矣上賜所御白綃帖
裹黑皮靴手札金箋賜批曰爾父勸汝以魏徵自期爾又

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矣除許工曺叅議友臣丹陽郡守 八月經筵官申從濩白上曰鷹放畜海東青是殿下未能無心於玩好上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仰之予何隱其過失即命放之 冬承旨啓死囚上曰死囚多獄吏必濫刑而然左相洪應曰今守令若認盜賊則不分真偽亂加箠楚古云明慎不留獄請飭各道速决又請令漢城府糾察上從之 以烏犀帶賜禮判李坡曰卿典禮三載毋有過失又以金帶賜吏叅判金宗直曰卿為近侍久予知卿當受國家大任也 上曰苑囿之設非以病民而有司禁民樵採自今悉令弛禁與

無知士女乎宜令有司推鞫屏諸遠裔 賜廢妃尹氏死
傳曰廢妃尹氏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旣不順於三殿又肆
惡於寡躬待寡躬如奴隷至於并足之迹而削去至於嘗見
歷代母后扶幼擅政之事自以爲喜常以毒藥自隨非惟
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此等不道之罪關於宗社
猶不能斷以大義廢爲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
漸長前後紛紜多以爲言在今雖不足深憂後日之禍何
可勝言若使凶人得操威福之權則元子雖賢明必不得
有爲跋扈之志日益自恣呂武之禍翹足而待今若不早
定大計國家至於不可救則悔之無及而予實爲宗社之

罪人昔鉤弋無罪漢武猶爲萬世之計況此凶險之性又有難赦之罪乎肆於今月二十六日賜死于其第　五月傅于禮曺曰禧嬪之惡昭在史冊雖永不賜食黿豈有究但毋以子榮君之患也防其後患君之政也顧儲君之情寧不惻然特命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名令所在官俗節致祭以慰其子之心雖予百歲之後永勿改易以遵父志　中秋御札下政院曰古人秋夕玩月豈荒淫而然也歐陽詹玩月可無識也我國本無此俗適值佳節有何妨碍今夕予欲賜樂於經筵堂上弘藝文館承史諸臣遂清涼之地以樂太平不亦可乎　十一月夜對上曰水至

民共之
十八年丁未命錄用前朝忠臣鄭夢周吉再之後　設宗
親科朱溪副正深源爲第一　八月憲宗皇帝崩太子立
改元弘治
十九年戊申天使翰林侍讀董越工部給事王敞來頒登
極詔兩使曰國王具冕服出行迎詔乃高皇帝所定藩王
儀也儐使許琮曰高皇帝定典如大人言則不過弊法耳
兩使變色曰欲非毀聖教耶琮曰人君生長深宮不慣行
步遠出郊外委頓不行則曾謂高皇帝經久之典強人以
不行之禮乎兩使笑曰公言更覺理勝乘輦迎詔乘馬迎

敉可也及見上歎曰老生久聞賢王學問高明通達禮義今幸目覩果愜所聞　二月納世子嬪愼氏風雨大作御筆付嬪父右叅賛承善書曰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至午開霽

二十年己酉仁粹大妃造佛像送淨業院儒生李鼇取而焚之大妃請治之上曰儒生闢佛可賞不可罪且自內閤間之命推儒生非人君之政也　永柔訓導權季同鄉試對策有祀佛禳禍之語考官斥之上手教曰儒生對策之辭予甚憤之予嘗恨緇徒蔑棄天常耗蠧民財將欲絕其根株扶植世教今儒生不陳堯舜之道鼓倡浮屠之法況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人君之明察非耶經筵南宮璨
曰漢宣綜覈名實論其功則中興之主語其失則基禍之
主唐宣過於明察而衰微不振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明察非人君之美德也
二十一年庚戌上有疾大妃行女巫行禱巫言祟在大成
殿設淫祀於碧松亭太學生李穆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
大妃大怒告上上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儒生儒生亡匿穆
獨在上召大司成敎曰士風如此予病自愈爾能導率諸
生予庸嘉之特賜酒　上下敎曰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
一世之用但賢才無自售之理皓首潛郎者有之耆老執

戟者有之以至於鏟彩韜光遠居巖穴使朝廷有乏人之
嘆豈非廊廟之責歟其各舉所知
二十二年辛亥正月野人入寇遣許琮討之三衛逋逃
夏旱太學生李穆上疏曰烹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道
呼之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其後弼商
勸上從慈教奉佛穆率諸生論弼商目為奸鬼請誅上大
怒問穆曰何以斥吾相為鬼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
以為鬼上將下之吏右相李克培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
言雖不中固當容之若罪之妨言路上從之　戶曹啓曰
今年稔而稅太輕上曰百姓足君誰不足寬民一分不亦

後

燕山君

不可而止一諫官獨苦諫明日上下教曰昨日予真大醉
倭〻不輟雖樂太平烔月在諫官之道終始宜爭遂擢苦
諫者 有以田土施佛者後子孫貧賤與僧相訟至於撃
錚上親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無靈子孫貧賤田
歸于主福還于佛 世子日事游嬉無意學問而畏上訓
戒之嚴強開書筵輔德趙之瑞性鯁直當講授毋曰邸下
不力學臣當告上世子甚苦視如仇讎善許琮柔言婉辭
從容開諭嘗書壁曰趙之瑞小人許琮大君子社稷泰奉
許盤謂提調洪應曰世子國之儲君東方萬姓之所仰今
與官侍居處開筵之時少遊狎之時多如宗社何

燕山君㦕母廢妃尹氏成宗丙申生初封世子甲寅嗣位
淫虐無道宗社將危丙寅廢爲燕山君放于喬桐其年卒
年三十一夫人愼氏領相承善女生三男一女
元年乙卯即位之日自射鹿童鹿童帶箭悲號躑於宣傳
官廳前朴英見而嘆曰先王所愛之物尚如此况臣下哉
即日棄官歸鄕初成廟馴養兒鹿賜名鹿童循階繞殿須
臾不離至是先殺鹿童親自炙喫將欲逞憾之計也
二年丙辰議還尹氏墓莫有異議禮曹參判申從濩言葬
必有主以安神祀必有廟以奉祭得罪先朝捨之於禮有
所未安按漢昭帝爲婕妤立園邑魏明帝爲甄后立別廟

可乎

二十三年壬子罷度僧法上崇正學闢異端由是士大夫畏憲雖遭喪忌依禮行祭不供佛無知下賤亦不敢恣意為之又嚴禁度僧無牒者長髮　八月幸成均館行釋奠御下輦臺宴百官儒生與宴者三千餘人環橋觀者萬餘人右相許琮啓宰相與臺官務為和同正言柳崇祖曰宰相與臺官相可否爭是非引君當道惟務和同非國家之利琮嘆其直　九月設養老宴于仁政殿上命世子押宴孫舜孝曰今日君臣同樂有太平氣像而外方鰥寡孤獨豈無得其所者乎上諭諸道宴羣老如儀舜孝又戒世

子曰昔成湯日新又日新而聖敬日躋文王於緝熙敬止
成王不通貨色願世子念之世子具以啓上曰卿嘗以嘉
言進今又戒世子予甚嘉悅賜衣一襲舜孝知世子不克
負荷一日乘醉撫御榻曰此座可惜臺諫請罷且問客啓
何事上曰戒予好色終不言論之不已命謫江華尋即宥
還
二十四年癸丑量湖南嶺南田　二月親耕籍田　三月
王妃親蠶　頒大典續錄
二十五年甲寅十月上昇遐于大造殿世子即位上嘗游
漢江侵夕還於馬上無兩司諫不聽舞至鍾街諫官知勢

今欲效漢則園寢非本朝制欲效魏則未免傳會之譏況
武魏文皆無遺教與今事禮不類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墓
亦足中其孝誠雖不見用羣議不能屈
三年丁巳三月獻納朴漢柱上疏畧曰文昭延恩及諸陵
文廟一不親祭進宴賜宴不停仁政殿內酣歌恒舞鬧熱
漊漊甚爲未穩又入侍極諫游讌夜以繼日龍鳳帳幕乃
天使及大宴時所設今何屢日不撤主變色曰龍鳳帳幕
汝家物乎對曰此由民力非一人所私也又劄論任士洪
曰貪邪奸佞古人比之刀鋸盜賊士洪宄其已然之迹占
其將來之害此輩得志殿下已養之和氣必不旋踵而壞

已安之民必不旋踵而病此非甚於刀釼盜賊者乎後爲士
洪所措殺
四年戊午七月李克墩柳子光誣告追刑故判書金宗直
殺戮納金日孫等子光府尹規庶子多力無賴初屬甲士
李施愛之亂疏請討賊世祖奇之召試從軍還甚寵任除
兵曹正郎擢文科壯元睿宗初告南怡封武靈君嘗稱豪
傑性陰賊居物有名出己上者必欲措陷嫉韓明澮貴盛
揣成廟喜諫欲以奇論中上圖利疏論明澮跋扈上不之
罪乃與任士洪朴孝元欲擠玄碩圭謀敗流竄放逐又窺
干澤而未得售意嘗怏怏見李克墩兄弟當朝秉權傾身

事之嘗遊咸陽作詩揭板宗直見而熱之曰何物柳子光
乃爾子光切齒宗直方見寵遇乃反阿付其卒也爲文哭
之以比王通韓愈矣馹孫以宗直門徒爲獻納論克墩成
俊互相傾軋克墩大怒及開史局以堂上見馹孫史草書
已爲全羅監司時成宗之喪不進香載妓巡行事莫甚段
之馹孫不許深憾之及見世祖實錄馹孫所記金宗直弔〇
義帝文欲曰此報怨言於摠裁官魚世謙欲封草以啟世
憤然不答乃謀於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乃
往見盧思慎尹弼商韓致亨先叙授恩世祖以動其心然
後乃言其事蓋尹盧先朝寵臣致亨戚聯料其必從三人

畢從之俱請差備門名愼守勤耳語良久啓之守勤之爲
承旨也言官以外戚爭之守勤御之曰朝廷乃文官掌中
物吾輩何爲由是羣憾交集主又猜暴常憤爲文士所拘
不能縱欲乃曰要名凌上使我不得自由皆此輩所爲也
嘗欝〻不樂欲一快意及見子光等啓以爲忠於國名於
南賓廳設鞫子光大言曰今日是朝改排之時須有大處
分不宜尋常治之乃令禁兵把絶宮門嚴其出入子光猶
慮治獄之或弛謀鍛鍊袖出宗直文集仍自註易知欲爲
乘機網打乃啓曰宗直詆毁世祖其不道之罪宜論大逆
謂馹孫等曰此輩一切鋤去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禍亂

作矣思慎搖手止之曰武靈何為此言耶獨不聞黨錮之
事乎禁錮日峻使士類無所容迹而漢隨以亡清論在朝
國運宜清〻論之亡非國家之福也武靈之言謬矣子光
小沮然必欲窮治思慎又止之曰當初所啓為草而今蔓
不干囚繫日衆非吾輩本意也子光不悅遂以思慎議不
合各以意啓主竟從子光議傳曰金宗直草茅賤士世祖
朝登科成宗擢置經筵以至刑判寵遇傾朝及其病退使
所在官賜米帛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以不
道之言誣詆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弔義帝文其文曰以
寓忠憤愈我世祖誅除亂逆宗社復安功業巍然德冠百

王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至使駉孫誣書於史此
豈一朝一夕之故而歷事三朝毘之膴仕其議刑名以啓
誅以亂逆須散畧曰奸臣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
凶謀為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事形諸文學詆毀先王
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金駉孫權五福權景祐奸
朋相濟称義其文書諸史草罪同宗直幷令凌遲李穆許
盤姜謙誣飾先王筆之於史穆盤處斬謙杖百為奴表沿
洙洪澣鄭汝昌茂豊都正揔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
希良鄭承祖等不告亂言杖流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
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等俱以譏誣國

事決杖遠流　主內宴見妓女妖艷歡狎領相成俊曰老臣不死殿下不宜如此主憚而止

五年己未主欲觀史草修撰趙元紀力言不可主怒而罷之

七年辛酉檢閱李賢輔以爲史官記人主言動稍近榻前庶無疏漏主心咈而許之後追仇之近前請而不記姓名但曰往時面鐵而髯者下禁尋防蓋誤點而然矣

八年壬戌前翰林鄭希良逃希良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子遂亡去　冊子顗爲世子

九年癸亥宦官金處善每規諫主積怒未發主於宮中自

爲處容戲處善語家人曰今日吾得諫死入而極言曰老
奴逮事四朝粗讀史記古今無有如君王所爲者主怒指
滿中脅處善曰朝廷大誅殺不憚如老宦何敢愛死但君
不久爲亡國之君矣主又中一矢仆地斷脚令行處善郤
曰君亦折脚而能行乎又斷一脚至死言不絕口竟以屍
餧虎令朝野諱處字後權擬對策有處字考官拔之 正
言柳崇祖見主政亂論主十失切直不諱一日主駕晝壓
峴崇祖諫曰君子行不由徑一事不正萬事從而不正主
大怒左遷 撤城內外人家
十年甲子遴妓三百各立名號樂工稱廣熙娼妓稱運平

仍改為清興追入者謂之續紅以圓覺寺為睽芳院甄城
君第為趂香院宜安大君第為蓄陽院宜城尉第為含芳
院會繚閣（經御筆者居之）聚紅院（章甫門內擢擬者居之）清歡閣（疾病者居之）杜
蕩護清司（色衰者居之）護華庫（儲粮）典備司（供具）追惠司（內人護喪）廣惠
司（內人祭）布染司（造服）奉順司（輸擺具）鷹坊（養鷹）雲廐騏驎廐龍廐
（養馬）改義禁府為密威廳採美人良馬于各道採良馬者曰
採紅駿使採小女者曰採青使監禁海島罪人者曰鎮巡
謹理使剝割民庶督斂百姓者皆委差慮有非議令大小
臣僚皆帶牌書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〻牢受命者皆帶承命牌其最急速者謂之追飛

竈犯承命者罪至死　五月追崇廢妃尹氏配于成宗室
大司憲金諶率諸臺執以爲非先王意庭立十餘日王曰
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乎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
不知有父時論諱之　撲殺成宗後宮嚴氏鄭氏先是任
士弘朴孝元等朋奸黨惡成宗憤斥之士洪子光載兩（尚）睿
宗女崇載尚成宗女兇狡倍於其父奪人妻妾納主要寵
主數幸其第士洪泣言廢妃以嚴鄭兩姬至於賜死王遂
撲殺于內庭并殺鄭氏兩子安陽君恂鳳陽君惟昭惠大
妃寢疾起坐曰父王後宮何至是耶王以頭撲大妃體大
妃曰凶惡哉遂臥不言主乃肆行不道大殺朝紳皆士洪

挾私陰導之也　六月殺修撰朴誾〻嘗論柳子光奸狀
又言李克均成俊阿比子光事至是追咎前日打圍之諫
拷掠處斬　七月殺參贊洪貴達貴達屢上疏言從諫之
道游畋之非每入侍移晷論啓王頗厭之王欲納其孫女
為王子嬪貴達不從王怒竄于慶源與家人訣曰我是咸
陽一卒致位宰相本非我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亦何恨
也怡然就道行到端川追縊之　殺舍人沈順門順門與
姜渾為僚皆有所眄妓鄭鵬戒以亟去毋貽後悔姜去之
沈不肯後兩妓入宮被寵王將殺順門屖目莫敢言大司
諫成世純獻納金克成曰官以諫名見人無罪而死縱愛

身奈負國何遂啓其無罪雖不見貨亦不之罪　九月傳
曰戊午史草事其黨々々分配方外奸凶之徒負才交結挾
私用情死者得生々者反死非朝廷例同亂且此輩存之
何用并合拿來　殺朱溪君深源初深源明經有行前後
五疏論陳治道又廷論姑毋夫任士洪之奸竟被讒殺
追論南孝溫復昭陵罪剖棺斬屍　追論廢妃時獻議諸
臣反復位時忤旨者凡百餘人不論存歿并置極刑以尹
弼商李克均李世佐韓致亨李陂成俊爲六奸破家瀦澤
碎骨飄風　殺濟州牧使鄭燐仁燐仁嘗爲典翰製端午
帖云宮人無事　蠅虎玉上那生一点瑕主怒曰是刺我

信謊也洪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為刺也主佯驚
曰然則愛我也特除濟妝未幾索白足赤顙馬不得以逆
命殺之 誅尹琛〻當成廟國恤以勲閥啖肉張樂携妓
設宴於中興 至是論誅

十一年乙丑 築瑞蔥臺成宗時蔥生禁苑一莖九幹謂之
瑞蔥砌石培之主因而築臺為荒游之所徵三道軍民雇
役輸布民不堪生盡拆衣絮乃織成布色黑尺短故稱鹿
布曰瑞蔥臺布又築萬春臺行禧宮往來游逮毀撤數郡
田里為遊獵之場 移文廟位版于僧舍為宴樂之所以
掌樂院為聯芳院 構皇華亭于豆毛浦猪子島捐濟川

亭迎曙亭望遠亭于長湍赤壁爲巡游荒樂之所有大小
舉動之稱　校備郞外骨城大君從行主曰予自興仁門
入角自崇禮門入後主者當用法大君甚懼庶兄寧山君
悴容白曰吾馬甚駿非吾莫御即微服鞍馬飛到闕下必
須主至爲　主內行无醜既有聚麀之穢內宴時命婦有
資者引入乱之月山大君夫人朴氏以保護世子台入強
汚判書尹珣妻以宗室見幸珣登科五年驟躋資憲時稱
王入債五月　孝宗皇帝崩太子即位改元正德　有以
諺書〻主惡粘于街上指爲被罪人親黨所爲逮捕拷掠
舉配相續禁中外諺書　革司諫院

十二年丙寅九月主淫虐日甚朴元宗成希顏曾從主遊楊花院渡有聖主終不愛清流之句主怒其譏已落職宗居嘗有撥反之意武宰朴元宗魁傑早貴見推儕流以姊月山夫人被汚而死心懷憤怏希顏使武人辛允武微諷元宗奮然曰吾所蓄積也希顏乃夜見元宗以死許國即爲定議又以吏判柳順汀有時望不可不使知之喻其意順汀黽勉從之遂令朴永文洪景舟辛允武等各倡同志糾合者多會主以九月二日將遊長湍赤壁約於其日閉城推戴晉城主適停行恐日久謀泄乃於九月一日夜半約會于訓鍊院以柳子光歷事多謀使人喻之若首鼠遲

徊即奪殺子光聞即戎服跨馬而出使家童賫油屯以從人莫知其意及聚會者數百人莫能擧措子光即剪油屯爲標信以授將士元宗擧扇指揮擧止若神皆曰首議者朴令公也乃使力士李藻先撲殺任士洪愼守勤守英藻手殺諸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傳其功數日不類面易服平明百家皆會希顔往告右相金壽童壽童曰此國之大事不知首末遽從一宰言而奔走乎即卧枕上曰取我頭去希顔告以立大君之意壽童曰然則吾當往矣乃徐整衣冠而去諸人皆戎服結陣于昌德宮前壽童入據上座召兵判問曰護衛晉城第耶答未及壽童乃使雲水君

孝誠寧甲士衛晉城邸大君驚懼欲自裁夫人愼氏曰軍
士馬首係向北宮則吾二人不死何俟若馬尾向宮馬首
向外必護衛公子知而後死未晚也挽裾固止之主聞變
坐差備門內召承旨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淸
興之夫相聚爲盜耳承召政承禁堂以爲處置乃使李堄
巡審闕門堄知朝廷貯屬遂抽身出門主聞堄出遞把尹
璋曺繼衡二人佯爲遜避乃從門竇而出闕內宦侍各邑
人或從水口或縋城而出宮中一空後宮娼妓相聚號哭
於是使柳子光守闕門以備癈主奔逐希顏等率百官詣
景福宮請命于王大妃令柳順汀鄭眉壽等詣晉城邸大

君避于平市署人家再三勸進乃以戎服御輦以入即位
于勤政殿子光欲依昌邑王例致舊主於庭領相柳洵等
議曰自古癈主數罪惟昌邑令當善處遣承旨韓恂內官
徐敬生於昌德宮請癈主避正殿出大寶主曰我罪我知
固知有此事好為之以大寶授尚瑞郎主勇力絶倫義旅
之入主持弓矢起上便殿宦者閔希建潛斷弓絃以被執
及其出金壽童拜泣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殿下失人
心大甚亦復奈何好保而往 舉義人以具壽永亶涵導
慝欲并除之族侄賢輝知幾走告壽永詣訓鍊院乞命元
宗貰之 時柳濱金顆金俊孫等謫湖南見宗社將危謀

推戴晉城傳檄曰列朝德教休明民安物阜不意嗣王暴
惡無道父王後宮杖而殺之王子翁主流而殛之誅竄臺
諫戮辱大臣賊害忠良父子收司甚於秦法拔人之塚搯
及枯骸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破人
廬舍以廣園囿先王寢陵盡為狐兎之場先聖祠宇變作
熊虎之圈徵斂無已民不料生非特此也宗室妻妾倡令
相奸三年通喪忍斷其制父母忌日亦皆罷之彝倫斁滅
其他土木聲色游畋之事難以覼縷貫盈之罪浮於桀紂
萬一大奸覬覦一朝遽起易姓之禍亦可慮也成廟培養
忠義者正為今日也晉城大君成宗大王親子賢而有德

中外屬望謳歌所歸某等欲推戴某月某日舉義兵移書
諸道納聚京師在朝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宗社之
危未及至而反正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　字樂天
成宗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丙寅即位于
勤政殿甲辰傳位于仁宗十一月十五日昇遐于昌慶
宮在位三十九年春秋五十七有九男十一女　靖陵在廣州宣陵東乾坐明宗壬戌九月四日移葬高陽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愼氏　籍居昌
左相益昌府院君信度公守勤女初封府夫人丙寅進

三男錦山君岭 熙嬪洪氏出

娶海州鄭氏都事承休女
系子一女

四男永陽君岠 昌嬪安氏出

娶順興安氏 薑女

五男德陽君岐 淑儀李氏出

娶安東權氏判書潜女生
四男

六男鳳城君岏 熙嬪洪氏出
系子一女

娶東萊鄭氏正惟仁女
系子一女

七男德興大院君岹 昌嬪安氏

配河東府夫人鄭氏判中
樞世虎女生三男二女

一女惠順翁主 敬嬪朴氏出

下嫁光州尉金慶仁
系子

二女惠靜翁主 敬嬪朴氏出

下嫁唐城尉洪礪生一女

三女貞順翁主 淑嬪李氏出

下嫁唐城尉文端公宋寅
生一男

四女孝靜翁主 淑嬪李氏出

下嫁淳原尉趙義貞生一男

五女淑靜翁主 淑嬪金氏出

下嫁昌綾尉具澣生三男
三女

六女靜愼翁主 昌嬪安氏出 下嫁清州尉韓景祐 一男三女

元年丙寅九月安置燕山于喬桐廢妃愼氏出居貞洞宮黜廢世子䫋于旌善昌平大君仁于遂安平安大君誠于堤川敎壽于牛峯燕山紅衣著笠不帶由南殿門出伏地曰予有大罪特蒙不死出宣化門低笠不擧頭抵喬桐傳語陪去將領沈順經曰以我之故遠来多謝曰奏

上曰聞前王之奇不勝慟念予以宗社傾危臣民推戴以至於斯前王一則君臣一則兄弟令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以馱送大臣等啓曰臣等大義已絶不敢向意殿下賜送至當 冊府夫人愼氏爲王妃受賀頒赦 冊妃翌日

前

封王后九月遜位于私第明宗丁巳十二月七日昇遐

春秋七十一 英宗復位 溫陵 在楊州西山長興 白水内洞亥坐

繼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 籍坡平

領敦寧坡府院君汝弼女初選入大内封淑儀愼妃

廢冊王妃乙亥三月二日昇遐于景福宮別殿春秋二

十五 禧陵 在高陽南元堂里初葬獻陵右崗中宗丁酉移葬

繼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 籍坡平

領敦寧坡山府院君靖平公之任女燕山 十月二

十二日誕降丁丑冊封王妃明宗乙丑四月七日昇遐

于昌德宮昭德堂春秋六十五誕一男四女 泰陵 在楊

中宗

州南原艮坐乙丑
七月十五日葬
嗣仁宗大王 序一 章敬王后誕生
嗣明宗大王 序二 文定王后誕生
一女孝惠公主 章敬王后誕生
下嫁延城君金禧
二女懿惠公主 下嫁清原尉韓景祿
三女孝順公主 下嫁綾原尉具思顔
四女敬顯公主 下嫁靈川尉申檥
五女仁順公主 以上文定王后誕生 早卒
一男福成君嵋 敬嬪朴氏出 娶坡平尹氏縣監仁範女
二男海安君㟓 淑儀洪氏出 娶晉州柳氏晉山君泓女
後娶居昌愼氏奉事弘猷女生六男四女

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柳子光相與謀曰旣誅其父其女
不宜主壼遂與柳洵金壽童金勘李蓀宋軼朴楗鄭眉壽
申浚及二品以上啓曰擧義時先除守勤者欲以成大事
也今其女在於壼位人心疑危有關宗社請割恩出外傳
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再啓曰臣等亦已料此於宗社大
訃何請快決無留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義當從羣議即
夕愼妃出寓河城尉鄭顯祖第 重修文廟還奉位版
出廢妃尹氏主於太廟 宥還廢朝竄逐人申用漑等追
贈金宏弼等官 柳洵朴元宗等言廢世子顗及仁誠敦
壽不宜存請賜死答曰不忍固請不已允之仍命厚葬

禁府啓請任士洪剖棺斬屍籍沒家産依允崇載以翁
主尚存不允　燕山君卒於喬桐上悼甚命停朝市葬以
厚禮大臣以爲禮葬用王子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
傳曰令監司檢其喪葬本官禁火禁伐工曹參判柳崇祖
疏曰前王遘癘奄忽殿下哀痛惻怛撤膳停朝欲盡喪葬
之禮大臣議恐未合宜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舜豈以瞽瞍之頑而廢其生事葬祭之禮乎大甲
敗度伊尹放之若或未悛而崩則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
亡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宗社固不得祔祀宗
廟而人臣爲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主

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蔡宗我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法皆可法也上國若問文饒以對非事上示下之道也上命廣議皆以為不可柳子光請鞫問朴元宗以為不宜在近侍上命遞差大司諫李繼孟以為有妨言路争之不得　錄靖國功臣朴元宗等一百七人　遣盧公弼等將宗親文武一千三百餘人會奏請于京司畧曰舊主之痼疾彌苦新王之爵命未加國事未竟人心未定王位虛曠已踰一年云云禮部題云今若允許則王位之定在於陪臣之手再具王妃奏本以來明年春乃賜誥命

二年丁卯正月喪人南袞掌樂院正金克誠護軍沈貞密告醫官金公著庶孽朴耕儒生趙廣輔李長吉等欲謀害朴元宗柳子光盧公弼鞫於殿庭斬公著流竄株連諸人廣輔就鞫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戊午誣陷賢良今欲為何事也請得尚方劍斬佞臣頭成希顏曰佞臣誰也曰子光也顧語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則大矣何為家畜廢主內人也謂希顏曰韓訓以汝為名流今何為與子光同事又指史官姜洪曰姜洪汝父無罪被殺矣汝等以吾言特書可也每杖痛哭而已元宗曰狂人也止之　三月朝講領事成希顏白上曰戊午士禍士林至今危懼雖父

子兄弟相戒勿言其事其時推官皆死推且及柳子光在
耳目若不言殿下何由知之蓋金宗直儒時作弔義帝文
其意不知何所指而金馹孫數演之其罪可誅然此事之
發實有所由成宗時李克墩爲兵判以成俊爲北兵使俊
怒之克墩
錐　嫌馹孫與李胄并論克墩俊
怒欲中傷後克墩監修成宗實錄見宗直弔義帝文欲拔
之屏人語魚世謙世謙曰此文不可盡信宜於洗草時去
之勿漏泄也克墩乃與尹弼商韓致亨柳子光等上達并
罪宗直門徒獨盧思慎以爲若甬漢黨錮之禍作矣　五
月奉教金欽祖鄭忠樑待教金瑛李挾尹仁鏡鄭熊尹止

衡等上疏曰書契作而有史學史學有而後是非明是非
明而後萬世之公論不泯虞夏之史不諱鼓瞍伯鯀商周
之史不諱桀紂幽厲鶉奔之醜孔子着之於經聚麀之乱
史氏特書於策未聞有一人以史見誅禍及後嗣者也我
朝尤重史學至於燕朝二三奸臣導君為悪史事變乱古
所未聞殿下承大乱之後祛燕朝新法復先王舊章死者
封爵亡者表閭萬姓欣〻相慶而至於金宗直事臣竊痛
之昔成宗大王親覽弔義帝文固不以為嫌意有在也厥
後大臣乃挾私憾不顧公議挑怒子光與二三大臣同議
密啓竟置大逆陰欲掩而竟不得掩更使暴揚於後世果

反於先王其禍蔓延於甲子殲盡士類宗社傾危國運中
絶如此基禍之奸罪不正而賞反及之史家筆法從此盡
癈萬世公論泯滅無傳願殿下更立科條亟收重賞家産
各還其主變乱史法者隨法正刑以史事被罪者并加封
贈以扶公論至是檢閱權橃李希曾文璀蘇世良等及兩
司交章言之朴元宗亦言其論逆過重傳曰金宗直等罪
是曖昧復其爵贈以職并給家産李克墩追奪官職推官
尹弼商韓致亨柳子光等賞賜田結奴婢並還收　三月
啓論柳子光之罪竄于關東子光以賤孽以時多事故售
奸逞傾陷喜事殄滅善類反正時仍成希顔等獲參勳列

又欲售前日之憾士林切齒三司交章削勳竄于關東窮
厄海濱兩目俱盲而死子光之被論也恐動朴元宗曰吾
與公位躋崇品人多不悅脣亡齒寒我亦次及公元宗笑
曰朝廷之切齒久矣恨君不早退也子光破膽而去　廢
朝後喪禮廢壞持平金安國啓曰三綱天地之大經古人
謂之支天三柱不可一日廢也自廢朝短喪人皆忘親請
下明教以示勸奬之意又曰今人不以理學為念請擇文
臣熟知理學者焉上從之　九月庶孼盧永孫告李顆等
謀逆誅顆甄城君賜死錄靖難功臣初錄二十人因臺諫
啓只錄永孫一人　持平許礎論功臣濫叙朴元宗憤形

於色碌劾其踧扈元宗伏地上曰持平之見過矣政丞出
入衣服有聲故也
三年戊辰以御筆下政院曰唐太宗有納諫之名內有慙
德吾不取也予若有過失外廷羣臣皆可盡言況喉舌之
地乎今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仍
賜黃筆四十枚墨二十笏于政院及藝文館曰凡予過失
直書無諱
四年己巳立吏民訴官長之禁從朴元宗之言也 十一
月教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學教以禮
讓此治化之所以興隆也近日士大夫子弟席父兄之勢

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媒仕進未聞就學讀書志於修已治人之道者此豈特居上之憂抑父兄之羞也苟公卿大夫倡率於上則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訓子弟入學受業崇儉素之風革躁進之習俾民觀感

五年庚午正月臺諫劾罷工曹判書朴永文反正初永文主錄享從賂遺公行臺諫論其貪黷險譎永文欲中傷之謂朴元宗曰臺疏以武人不合三公欲擠公以及於我宜早圖之至是劾之元宗極力申救且曰近日臺諫過激朝廷不安大司憲成世貞曰癈朝惡聞直言大臣陰險戊午薙藍甲子斬刈紀綱壞而人倫斁服喪飲酒食肉反正之

後餘習尚存不於此時激濁揚清朝廷何由清明元宗聲
色俱厲知經筵鄭光弼進曰臺諫辭職屢日朝廷無紀綱
亟遞永文使臺諫就職可矣言甚切至元宗輩志在富貴
不揆國體務極崇侈惟日不足攘臂使氣雖在上前無所
忌憚不恤公議成希顏稍護公道性本怛樂肆志恣行四
富尚侈與朴柳無異物論惜之　四月三浦倭反殺釜山
僉使李友曾連陷熊川上問可將者兵曹判書柳聃年曰
左路臣自當之右路有可用之人必以為不可上問誰也
對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曰是搵婦翁而見癈者聃年
曰尾生孝已無益勝敗之數以二卵棄干城自古非之成

希顔力贊之乃以衡為防禦使衡失職家居反受命大言曰如我者旱日之木假當雨便施用乃以左議政柳順汀為都元帥起復安潤德為副元帥往討之焚其巢穴其居而還　八月金磁疏言人主和顔色而受諫下或不能盡言況有訑訑之色乎成廟虛己納諫群臣畢陳頗以是為法為上明於處事中外奏啓一覽皆領其要字句之錯皆摘問之有司之目待罪相續畏上英明不敢盡言故磁疏及

六年辛未禁亂杖之刑只用校正杖

七年壬申三司請復昭陵李耔柳雲啓曰顯陵在天之靈

長悒悒於無禍昭陵之魂抱冤無窮太廟祫享之日英廟

以上失安頓之樂以下懷滿堂之悽　命撤圖㦣以其材

給瘞朝時撤家人

八年癸酉三月命復昭陵附葬于顯陵昭陵之瘞五十七

年人心痛恨檢討官蘇世讓陳啓上惕然命公卿議啓領

相柳順汀堅言事在先朝不可復蓋以愼妃之爲例也盧

公礪金應箕皆以爲難朴說申用漑曺繼商姜渾張順孫

金銓議當復臺諫力請趙元紀極贊之太學生上章力言

會雷震太廟松木上驚懼趣召公卿三司入對問闕失有

以昭陵爲言僉議詢同遂命復位設都監董督追謚祔廟

十月議政府奴鄭莫介告朴永文辛允武作亂伏誅永文自駁遞工判心懷忿恨嫉士類恐朝廷抵允武家多發亂言二人皆武夫掘起忝叨富貴不揆義理莫介性本狡猾出入兩家至是潛聽其言傳會告變上親鞫永文不服允武不勝刑每下一杖輒曰然矣永文施烙刑取服并以大逆誅乃以永文家財賜莫介陞堂上賜金帶鞍馬莫介又告推戴寧山君恮之語大臣請罪上下愍惻之教時議妄度上意舉二品庭爭數日上不從持平權橃啓曰莫介知永文之謀則當無留即發而屢日後乃告不誅幸矣若授重加寵錫恐姦謀之徒爭慕僥倖將啓無窮之禍請還奪

職上從之時論快之　始設講經科
九年甲戌特以醫官高世輔爲惠民提調該曹以爲言命
以活人提調河海宗相換兩人皆廢朝論執不之臣
十年乙亥二月元子誕生　三月王妃尹氏昇遐自内有
促斂之命禮曹參判成夢井堅持不撓務從禮制　八月
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議曰今章敬賓天元子在
襁褓而朴淑儀寵冠後宮且有子媚若遵成廟朝尹氏廢
慈順大妃以後宮陞坤位爲例難爲元子地也莫如復立
愼氏伸無辜廢處之怨無以妾爲妻之失所以全舊恩而
防側徵之窺也今承求言之教不容含默乃聯疏曰故妃

愼氏被斥在外有何大名為此非常駭愕之事乎三功臣
殺其父立其朝恐有他日之慮曲有自全之私乃生癈黜
之謀固無故而又無名也愼氏潛龍之初載成好逑正位
中壼受臣民之賀膺母后之尊殿下受制於強臣不能保
伉儷之重豈不痛哉我朝沈溫被罪於献陵而昭憲王后
王度無玷往跡爝然可徵況守勤非關國之罪則以周禮
儀親之典雖宥而全之可也今旣加罪又必以累妃而癈
黜之不過愛身而無君故也章敬當壼而若復愼氏難爲
章敬地也今則賓天壼儀復缺宜用此復正愼氏存大恩
於旣墜全舊恩於已睽此正反正之幾又當求言之秋況

汲陳之彼元宗輩雖曰有功於王室却制君父放逐國母
萬世之罪人也今雖已死固宜追正其罪使當世與萬世
灼然知大分之不可犯也傳曰此大事豈可聽小臣之言
而爲之乎留疏政院大司諫李荇倡言曰若復立愼氏而
有子則嘉禮先後國本搖矣大司憲權敏手和之兩司靡
然從之指爲邪論請拿詣獄以其疏速示大臣使知上意
依啓左相鄭光弼率六卿求解曰言雖不中不可罪之以
防言路吏判安瑭啓曰承求言之教竭誠盡言以一二之
臣言反加嚴譴實杜言路沮士氣貽萬世之譏也大臣六
卿侍從之臣舉請勿罪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可謂公

論守符等反駁瑭以誤國爲物論所沮禁府回傳教以妥

生邪議淨配報恩祥配南平　十一月正言趙光祖啓曰

言路通塞關國家之治亂朴祥等當求言而進言〻如過

當不用而已何復罪之乎臺諫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

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漸大失其職臣豈與失職

者同事乎請罷符等復開言路上議于大臣盡遞兩司於

是朝論角立金安國李長坤右光祖柳傳金希壽李彥浩

右符金安老爲兩是之論以光祖爲扶植言路符爲

宗社互相是非

十一年丙子赦金淨朴祥時大臣三司請放兩人上辜於

兩是而不從至是赦之 上講禮記陳厲公事講官奇遵
金硋徵及燕山立後之意領相鄭光弼亦諷諭之上遍訪
諸大臣以魯山燕山立後當否右副承旨金安國啓曰魯
山燕山有可廢之罪故為宗社廢之今上欲繼絶立後乃
至意也昔武王伐武庚武庚非武王之親猶如是者為大
義也鄭良霄惡極見誅而子產為之立後彼臣也且非至
親猶如是況魯山燕山孤魂無托厲氣寃結聖上以至親
不問罪之有無欲立後至仁之意也大臣難之然欲立後
者請考為旁頎立後故事行之竟以議不一而罷 詩臺
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幸上欲行慈順之例未知大臣之意

求之於諸相鄭光弼獨倉然曰正位當求淑德名門不可
以側微當壼遂以大學衍義齊家之要範祖禹事進諫
然意沮遂定再妃之議士流以為光弼此舉韓琦富弼無
以過矣 命魯山燕山兩墓四名日及忌辰依王妃考妣
例給祭需定給墓直六名
十二年丁丑四月上手書箴戒賜世子世子年甫三歲氣
質況重言不輕發儼若成人上以所習千字文問之應誦
不錯一字上益奇之 領將鄭光弼啓曰金宏弼鄭汝昌
例贈未足表異請加贈副提學金淨應教趙光祖請陞
尊謚從祀文廟館士趙儒生並請鄭夢周上從之大臣

猶難夢周從祀光祖曰辛耦之為王氏與否當時亦不明
知夢周非求功名富貴於辛耦者況冊立恭讓乃復死節
昔狄仁傑事武后而終復唐室安知夢周不以狄公為心
乎又曰成三問等亦當並議斯人忠義自當萬世不泯若
委質世祖亦當為忠臣朱溪君深源年二十餘面陳任士
洪奸狀成宗不能遠斥幾致敗國其忠言直節斷可知也
冊王妃尹氏大諫柳雲啓中宮時御所與宮禁一體而
鄭眉壽妄入侍云此女在廢朝依勢作弊身且經人正始
之時固宜痛斥傳曰斥去 命元子出寓慎妃所屢俾知
民間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 九月以高麗侍中鄭夢周

從祀文廟 宥甄城君惇寧山君悛甄城爲勳臣所害寧
山爲南袞爲害掌令李弘幹因尺布斗粟文義陳兩人事
上動容感悟遂命全釋時議深恨弘幹不復顯用 十月
以趙光祖爲典翰光祖啓曰祖章舊章不可猝改若有不
合於今亦可變而通之台閣大臣可爲之事斷而行之又
曰人君以唐虞三代爲期未必即成唐虞三代之治立志
如此用力於格致誠正則漸至堯舜之治若徒務高遠不
下實功則日趨於浮虛而已又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內
有實功而後下人觀感而興起矣上銳意文治倚重於
光祖光祖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十三年戊寅正月擢拜趙光祖副提學光祖啓曰禮貴得
中過中非禮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大過自貞熹王后臨朝
進臣不敢仰視積習至此癈朝沈順門之死專由不敢仰
視也中朝之臣登筵奏事聲振殿宇我朝以俛首低聲爲
恭殊不可聽非古也遂命此後入侍諸臣勿爲俯伏光祖
白上曰人皆曰世道漸下後世終不復古若如此言則今
當爲禽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之治復之有要爲能
明我明德使萬化皆從此出則下民觀感效法自有不期
然而然者矣苟不以德而求諸事爲之末則雖使施措或
善何益之有然亦非拱手自修而已必有禮樂刑政以爲

導之〻具則民豈有不從者乎聖上即位以來人心莫不
思治而舊染汙俗尚未盡革當此之機若不正士習厚風
生以建萬世不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賴而爲治哉
上改容稱善先祖又陳黨錮之禍曰言成宗好賢納諫一
時善士謂以堯舜之道可復致也盡言不諱不避權勢憸
險大臣陰懷憤懣及遇燕主乘違積憾仁人善士殆盡無
類近來朝廷雖以清明識者猶以爲憂誠以清議感行則
小人不得志而傳伺者多矣今聖學高明以此爲時然一
或怠惰致生罅隙則浸潤之譖必由此而入矣昔在世宗
朝大臣黃喜許稠等與集賢學士竟相責善心志胸合當

時有內佛堂事大臣諫不聽諸學士以言不行去其職世
宗謂喜曰侍從皆去奈何喜曰臣當招來遂歷造諸學士
家以邀之道遇太學儒生責喜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
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成宗朝大臣不及於古故聖
人在上而不能致隆盛之治天使董越謂許稠曰爾國
有君無臣云上深然之上謂光祖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
祖宗之法此言甚當光祖對曰先王之金科玉條固當遵
守然或有膠固不便者則不可不變而通之要在識其務
察其機而已時上慨然欲得賢士以興至治光祖曰我國
科舉全取詞章徒長浮薄外而監司守令內而六卿三司

咸薦才行之士聚太庭而親策之可以得人此漢賢良方
正科之遺意也既薦其才行又試其學術斯無所失矣鄭
光弼難之光祖曰大臣所以難之者蓋近古所無然今日
為之則明日當為故事也又曰昔朴彭年有田於廣州可
種五六斗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何必置田彭年即賣
之當世俗尚如此故成至治方今風渝靡上下同然必以
至誠求治然後教化可興也　四月命刊呂氏鄉約于諸
道金安國曰臣按嶺南時得呂氏鄉約正俗等書及農說
蚕書世宗朝所翻繹開刊者臣又別撰諺文又刊五倫三
綱行實撰類刊行又得辟瘟方瘡疹方幷為刊行頗有效

願推行諸道上并令纂集刊布侍講官奇遵曰安國向在嶺南以小學教一道士多言科舉之外自有樂地有私奴呂衡者求讀小學上書安國曰義理出於天性父子君臣之道正然後天理正而人道立矣儓隷之人猶能興起如此况士君子乎此可見教化之行惟係在上之人導率然難得者機會也歲月易過春秋晼晩政當愛惜寸陰此臣所以惓〻不已上嘉納其言 趙光祖言於上曰人主於義理公私之分不可不審又論貢物之弊田稅之過請嚴賄賂之禁曰成廟政尚寬厚奸贓者或寬之賄賂之行始此世宗廟如萬户等官以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

汙隆曰此可見　五月京外地大震上問弭災之策鄭光
弼曰小人乘機投隙甚可畏也然不可一切指斥若一得
小人之名則自謂不齒於君子之類雖欲革心不可得當
涵容之使自遷善也禮判曺繼商曰人主慕古則小人視
其趍向不揆時勢陽以古道引君而實欲陰濟其私明日
上召光祖告警懼之意光祖曰小人幸災喜事撓撼君心
則人君莫適所從不知災變之由此由彼雖有善政不能
斷行臣昨聞曺繼商之言大驚曰人主慕古則君子當竊
變小人當革面而繼商欲曰災陷士類吁亦憯矣上曰予
欲辨折之耳典翰柳仁淑劾斥繼商　上教于政院曰戊

午李宗準書壁詩書進且詳陳其事政院啓曰戊午十一
月前縣令李宗準之配富寧也行至端川麻谷驛壁上題
宋李師中贈唐介詩監司李承健使端川守囚鞫宗準遂
馳啓曰李宗準與茂豊都正　同行竄詩于壁宗準以宗
直門徒而猶不知懲托古詩以寓其意不可不問云上曰
承健之無狀一至此乎遂命追奪官職　趙光祖爲同知
成均館事安瑭言儒生皆欲得光祖爲師故有是命光祖
辭曰臣出身未久陞秩甚驟族親鄕黨皆以爲禍在朝夕
况又加非分之職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伏願聖上保全之
上不許　副提學趙光祖上疏陳戒曰古人推陰盛陽微

之兆曰安東其大小人及君子夷狄侵中國皆賊之分不
可使凌嫡庶之分危當嚴别宜正己率下使正心修身之
功根於宮闈達於邦國也君子小人雜處並用未有不相
害殺機伺隙一朝乘機則未知殿下之事將何如也且言
西北兩道兵力不給宜擇將帥修封疆守要害 以趙光
祖爲同副承旨右承旨金淨啓曰光祖在經幄裨益多
不可移拜乃還副提學 上以爲國之道人才最先令中
外各薦堪爲百執事者 命會寧城底野人速古潛與深處
野人通謀來犯甲山虜掠人畜南兵使繼啓請出不意發
兵掩捕命召三公及知邊宰臣議之僉曰此而不懲恐難

經筵宜遣重臣與監兵使捕治趙光祖曰此事正類盜賊
狗偷之謀非王者御戎之道以堂堂大朝爲幺麽小醜行
盜賊之謀辱國損威譎而不正深慮兵力不可輕動昔成
宗朝滿浦僉使許混潛擒獷胡因此邊患不息命詠謂以
懲後今遣大將迎胡於草莽之間恐傷事體左右爭言兵
家有奇正御戎有經權而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
也兵判柳聃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
彼虜之情臣實備諳近儒之言雖似近理不可上從上遂
納光祖之言諸宰皆不平而罷光祖以凡言感曰上意以
止方發之議人皆脅然　八月副提學趙光祖請罷賜格

署先是大臣三司請罷屢月不允光祖上疏極言昭格訓邪之失且曰殿下獨此一事將除而復仍欲革而還疑大失乾剛精粹之德伏閤四啓不允詣政院謂承旨今日不允雖日暮將不退諸臺皆退光祖終夜論啓至鷄鳴承旨依床鼾睡中使徹夜去來上不得已教曰此事予豈不料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明日名大臣論而罷之　九月承旨權橃金正國講畢啓曰今日殿下講論仁〻莫大於繼絶世請立魯山燕山後爲禮判李繼孟所沮　趙光祖論元子輔養之道上曰元子性不喜雜戲雖好讀書今讀小學自首至尾無遺讀矣光祖曰古人欲使正人與太子居

四月設賢良科取金湜等二十八人時議以為我國用人惟科舉一路聚句讀之士較一日之長故碩德宏儒終老蓬蓽若訪遺逸列布朝端即三代之美法薦拔試取遵漢世之良法也趙光祖啓曰治無成效由不得人才也若行此法何患不得政府禮曹啓曰取士之法西漢賢良孝廉為最今亦倣此令京外數名實或有乖戾舉者并錄舉主以憑後考依允入薦者一百二十人中就抄五十八人四月十八日上御勤政殿親策考官申用漑取金湜為壯元傳曰金湜賢者要得此人為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今居壯元予別有喜也　六月復以光祖為大師憲光祖自

知遇以後修明法度次第舉行課小學為育才之本立鄉約為化俗之方百僚無不勸動四方為之風動以上眷之愈隆不能辭退知道之難行而時勢有大可憂者乃啓曰國家修舉之事皆先朝所未遑也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中之則善類殆矣近來祭魯山復昭陵皆志士之所欲行而侍從之臣達白而行之金淨朴祥請復愼氏亦正論而其時議者欲置大罪此等事皆小人之所藉口而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聖上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言於元子也今師道雖不立朝廷之上有朋友相責之義他日有欲害君子者為指為黨類如宋之元祐也自古正直之流盛行

虜者欲長親愛賢士之意也夫異質不可恃才氣過人者爲善固易爲惡亦不難元子聞春則五歲矣以常兒例之僅觧言語之時氣質卓異無乃將爲大聖人之資乎以李長坤李耔南袞趙光祖爲元子輔養官時有啓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李延慶進曰是謂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而馳見泣謝之　以趙光祖爲大司憲光祖執法平允鼓動風俗激素行尚廉恥振秉彝崇孝悌一國士民奮迅感激波蕩而從每出市人羅拜曰吾上典來矣每引喻義理縱橫出入言無停輟他人不得措一辭雖隆冬

盛夏日午不止所言無不免從同僚厭苦之 上謂光祖曰宋時非由科第而為國子直講如金湜者欲擢用於學官何如對曰祖宗朝姜碩德非為出身而為大司成至居主試職高明如金湜者於文臣亦難得之人也

十四年己卯二月竄金友曾於慶興又曾以武人得叅靖國勲物議稱濫至是趙光祖舉兩司請削太濫冒之勲友曾恨之書光祖等三十餘人罪且斥大臣以不言射矢于建春門上告都承旨權撥曰前日有箭射入禁苑破箭腰空其中而納書言朝廷事且言某日射政府某日粘榜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云事發朝廷訊友曾兩司論啓命竄

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閭閻之間亦皆以為大禍必生於朝夕自開國以来士林之禍不絕若用力於國事庶幾有成無不敗之時臣目覩癈朝之禍頓無宦情第以士生斯世不可恝然而濫蒙聖意黽勉從仕耳其在憲府市井小民皆知禮讓養生送死俱遵典禮衰麻三年而居廬祭用木主墓必立石時有儒生告人父子相奸先祖指而諭之曰此事之卞在汝自今以後汝若飭躬自修以善人間則令雖不卞人必曰前言誣耳汝其勉之其人叩頭而出其後果如所誨人不以前事為疑　是時上銳意圖治羣賢滿朝施措闊大更張無漸論議激切險小伺釁權擬趙

光祖李耔申鏛深憂之欲為調劑而不得擬求外補為三陟府使擬戎以可虞之端金淨卧而不應　七月大司憲趙光祖辭不許時士類得志而敗症已見論議不協光祖等欲調停献納權碩輩反以為依違苟且欲劾去光祖呈病奇遵致書光祖曰余欲棄官斂身山林無復世念光祖亦當如是也先是光祖論靖國功濫錄至是上劄論之大臣六卿亦啓不從光祖力陳不可不削且曰頃日崇品宰臣圖避廷議圖差英陵祭官甚為邪慝矣上竟允之命削二三等濫錄四等全削所謂崇品宰臣盖指南袞袞方入侍惶慚流汗而退遂詰左相申用漑用漑方卧病袞曰近

日論議甚激用溉奮然起坐曰公何出此言也激之為言
乃小人之陷君子而亡後漢者也衆厭然而退　十一月
諸道報日變上避殿減膳責躬十五日南衮沈貞洪景舟
等密告大司憲趙光祖刑判金淨等編配論死初金淨論
愼妃事後朝論角立互相標榜及淨等復入李荇等斥補
上依任光祖所言必從光祖感激殊遇知無不言遍引名
流布列于朝由是人知修飭男女異路治教為盛新進之
士以為三代制度時月可復論事風生凡有建白期於得
請上心頗倦有時欠伸衮貞少有才藝以傾險見擯士類
欲革面以托而清流不與慷憤未發景舟嘗為賛成被彈

亦懷憾憤惴知上意之有厭遂與之協謀乃乘地震之災
衆等為飛語人心盡歸趙氏使景舟女熙嬪日夕聞達上
撓上心又於禁苑木葉密書走肖為王四字使虫蝕成文
令宮女採而上聞有若符讖又嗾敬嬪朴氏婢以為趙氏
專國人皆善之傳播禁中使上心危懼及論削濫勳諸功
臣譁然大恐景舟遂持諺書稱以密旨言於被論卿宰約
會舉事而非兵判則無以號令衛軍瞰兵判李長坤之不
在家遂日三往先使疑其心乃以草笠獘衣破屨步往領
相鄭光弼家公見而大驚曰公何為此來具告所以且曰
上命召議之公可勉從無遺除去仍以危言恐動光弼正

龜曰公以大臣爲賊者服歷都市而來已是可駭況謀害
善類亦非予心可忍爲此袞大怒而去十五日夕袞馳書
李長坤曰國有大事走馬入來長坤蒼黃馳到袞曰洪判
書承密旨待于神武門黃昏袞貞景舟等與令中樞金銓
戶判高荊山兵判李長坤及洪淑孫澍方有寧尹希仁金
謹思成雲請開神武門入詣閤啓曰伏見趙光祖等交相
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據權要誣上
行私因有顧忌誘引後進詭激成習國勢傾倒朝廷日非
在朝之臣潛懷憤歎而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側目重足事
勢到此可謂寒心請付有司明正其罪承旨尹自任孔瑞

獜注書安珽檢閱李構等始聞齊趍閤門諸宰明燭而坐
自任曰宰相入闕不使政院知之只以宦官之言何敢入
耶雲不聽而入安珽曰雖急史官不可不隨遂攀其帶而
共入雲擊珽臂而入貞趍執珽手曰天威方盛姑勿入也
必須雲以袖中小紙授判義禁李長坤曰此御筆也速囚
尹自任孔瑞獜安珽李構及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時已
三鼓上御思政殿諸宰入對逮捕大司憲趙光祖右參贊
李耔刑判金淨都承旨柳仁淑承旨朴世熹洪彦弼朴薰
副提學金絿大司成金湜等拿致闕庭貞等且啓事急不
可鞫問請速發禁軍依靖亂例格殺之器械已具長坤始

知其意極諫言人君不可行盜賊之謀亦不可諱首相與首相共議罪之朱彤反覆開達上怒稍觧命召領相使定光祖等罪光弼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視今豈有他意請垂寛大涕泣極諫顧謂㝡等曰公等輔聖主何欲行柳子光之事乎上遽起還内光弼牽御裾叩頭乃命下㝡等獄光弼與右相安瑭吏啓先放仁淑瑞麟彦廸達源珽構罷其職上命㝡草傳旨上覽訖曰案巳就矣只囚光祖等八人餘皆放之案中有誣上行私之句光弼白去之乃夜時除南袞吏判尹希仁大司諫金謹思衆旨命光弼與政光弼坐政廳熟視袞而不語袞退謂人曰鄭光弼

之目也光弼以柳雲爲大司憲李思匀爲副提學兩人内
有志槩外無檢飭見輕於光祖者衆等不疑人服其識鑑
也柳雲與諸臺伏閤曰密啓者危亡之兆也請斬臣頭以
快奸人之心玉堂亦劄救之巴陵君璬涕泣極諫責李長
坤以搖尾狐鼠同害忠良史官權輗進曰如此之事大臣
當會朝堂白日之中爲之可也夜則陰也晝則陽也君子
爲陽小人爲陰中夜擧事甚不便宜且神武門非擧事之
地也上不答　光祖等旣下獄十六日禁府推問光祖供
曰士生斯世所恃君心妄料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伸
國脉頓無他意淨供曰濫蒙天恩常思報國而已至於互

相朋比詭激成習使國論顚倒朝政曰非臣實無之推官
請刑訊上命照律委官金詮判義禁李長坤等當以奸
黨律斬籍其家孥使檢閱蔡世英極諫曰此等罪未彰不
可搆成虛語枉殺無辜顧聞可罪之事上命金謹思書判
付光祖淨賜死湜絿杖一百遠方安置自任世熹遵薰付
處謹思倉卒擬取史官筆世英厲聲曰此史筆非他人所
把仍進曰此人等非死罪請名大臣更議處之光弼即入
對啓曰小臣在職亦久豈料今日有如此事乎請減死淚
隨言下有足感動上曰光祖等四人決杖遠方安置自任
等付處光弼啓曰既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皆病弱若杖

而遠去死於中路恐朝廷有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五
啓始允夜三更始放 十七日聚八人于禁府遣成雲傳
教曰爾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上下同心期見至治非為
不善也但處事過誤使人心不平朝政日非故不得已罪
之然予心何安朝廷大臣亦有何私心哉汝等人物俱是
可取之人而事至於此予之過也爾等之罪至此者皆予
不明不能防微故也若依律斷之則何至於此乎特以爾
等非有私心但為國家而不自知其過激之歸也故未減
而罪之汝等知之而去又傳曰光祖輩若依律則其罪深
重特用寬典未減罪之之意仔細傳之光祖供曰臣蒙不

世之過欲展所學期致唐虞之治而已別無詭激亂之
事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之所為果為過激矣先祖
綾城淨錦山緣開寧湜善山自任溫陽遵牙山世喜尚州
薰星州分配 禍作之日館學儒生塡咽街巷奔走詣闕
者千餘人會于光化門外莫適所為儒生申命仁倡言坊
里 徒皆欲上章鳴寃況我諸生日出而會日中不草
疏何也遂筆草疏勢如風雨疏將上為門者所推諸生排闥
闌入或脫巾被髮號哭闕庭聲徹大內傳曰場中闌入亦
有其罪闕門會哭千萬所無之事疏頭李若氷尹彥直朴
世豪金遂性黃季沃等五人下獄且令禁軍驅出生員朴

光佑被傷流血滿面命仁於衆中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
太學生三千餘人守闕則固有之矣殿下今日所爲誠千
萬古未聞之事也諸生爭先就囚囹圄已盈屯聚鍾街人
衆獄窄不得囚翌日林鵬等數百人又疏救光祖且曰昨
日儒生等下獄臣等不可獨不就獄皆待命獄門外坊里
民人疏救亦不知其數大臣啓曰儒生不知事體請姑勿
問以鎭人心上命放若氷等答其疏曰光祖等初意豈欲
誤事自上亦何觀至治近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
已罪之大臣亦欲靜朝廷非謬邪排斥君子也 檢閱李
構自禁府蒙放入對曰昨日之事何以至此雖欲書諸史

毋不知其根因矣上曰事之根因其日洪景舟等聚神武門矛令自西門而入矣　大司憲柳雲與翰鄭膺啓曰趙光祖等只以踈狂徒恃聖上言聽計用而一朝加罪臣莫知其由復用光祖等然後臣等可就職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不可詭秘也初謂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敎於洪景舟曰今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前日賢良科予以爲好到今思之蓋欲樹黨也令欲罷之而御婚金胤明亦在其中故不果耳以人主之勢加罪二三書生有何所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爲之若是耶外示親信之貌內有剪除之心此亡國之兆也臣等不勝痛哭沓

曰此臺諫誤聞之言也當初洪景舟於南袞宗軾金詮等
家有閒武士結黨欲除文臣之語因共議以為如此則將
大變自朝廷如此為之則於光祖等為福也今茲之事乃
朝廷遠慮欲使安靜之也雲竟被劾而去　二十一日傳
曰予不知人用舍紕繆光祖等八人交相締結詭激成習
歸於亂政固當按律治罪而第念是前日侍從之臣特從
末減各以罪〻之此豈得已哉布告中外咸知予意　十
二月大司憲李沆大諫李蘋等發趙光祖等加律之請
以三十六人姓名別單書啓且請罷賢良科　館儒黃李沃
尹世貞李耒等上疏請誅趙光祖等辭極凶慘李沃初以

申救先祖未踰月又請殺無赦上以疏示兩司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安得為此名大臣亦臺劾及李沃疏曰近日災變疊出請罪事何以為之尤務力陳其不可金詮曰根本已罪餘不必歷〻治之參贊李惟清曰邪正不可混處也上曰不可指以邪正脅從同治古之道也申鏛曰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是日聖諭温諄漸内開悟翌日傳曰當初治其魁首則餘黨雖不治趨向自正矣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事徘徊顧望不定是非此不過觀勢以彼被罪之輕重為後日自處之計况之治木根本既斷則枝葉自瘁矣臺諫不務治根本徒欲治枝葉是不知務也領左相其

亟遞之新拜他相可也以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爲左右相
即召對于丕顯閣教以加罪趙光祖等之意光祖淨湜絿
賜死自任遵世熹薰絶島安置袞惟清啓以四人中分別
其魁首罪之足矣孫澍請并安置絶島以示好生之德上
曰光祖死無足惜餘人并絶島安置 罷賢良科執義柳
灌啓曰薦科之日禮曹以爲此人等必不入格至使吏請
入已極寒心試塲且不公宜速罷趙琛曰安瑭三子在薦
中而畧不避嫌瑭可罷鄭光弼曰薦科臣所未聞謂安瑭
主之者不然申用漑崔淑生力主其論安瑭於其子參選
之日以無顯行避嫌矣臣於此科初設時慮有後弊故謂

不可也及其取之多可用之人故謂不可罷今既給牌除
職妄可罷也大司憲李沆曰今不罷此科則權臣之欲植
奸黨者必藉此也先為力言不可罷上初命勿罷勿叙顯
職竟罷之
十五年庚辰四月冊封王世子時年六歲○刑曹參判金
世爲奉使赴京還上疏曰趙光祖欲致唐虞之治殿下尊
寵而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欲革舊更新反貽今日之禍
孰肯盡心國事乎大諫三司請鞫杖配　五月金湜自縊
死湜去冬聞加罪自善山謫所亡命四月從行人李信詣
政院告湜逃亡欲使其子德純及聞人金承宗謀害家貞

遂物色跟捕湜至居昌草道疏曰亡命臣金湜拜手稽首
吐露寸忱于主上殿下臣之亡命亦非徒然臣雖無狀粗
識古人行己有方則非不知偷生之可耻守節之可尚而
猶冒此為之者見凶賊之將危宗社願效區區之忠義非
負殿下也當初被罪之時詳聞起禍之由沈貞不為清議
所用積忿于胸思欲作乱者久矣因先祖知遇聖上學者
同趋小民稱善乃以不經之讖文潛撓上志又嗾被居不
逞之數三宰相遂構士林之過士有一名皆編黨籍又與
南袞多聚武士朝夕盈門者意豈止於剪除士林而已哉
然則朝廷非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殿下之勢不亦

及發引時役軍簿以謀害大臣告變袞貞等籍爲口實
加罪己卯諸人鍛鍊成獄并竄極刑所引名流皆從遐遠瑭
坐賜死領府事鄭光弼救之不得袞貞等殺前刑書金
淨前水使韓忠前應教奇遵布衣崔壽峸淨己卯杖配錦
山母在報恩病篤請于郡守鄭熊往見未及還遽聞移珍島馳
還後事覺熊謀免其罪以逃去追捕爲辭殺死濟州至是
袞貞追論亡命之罪使之自盡忠嘗見欺於權鐸誤薦于
朝李頻柳滌以欺罔杖流巨濟至是祀連記中黃恕慶以
忠字恕卿同音拏致上知其誣而墜淚命保放袞使守卒
拉殺之壽峸嘗以詩勸其叔世節求外補袞治安獄時號

臺諫并鞫供曰君子被斥小人得志故勸叔休官也遂被
刑　武宗皇帝崩世宗即位改元嘉靖
十七年壬午行世子冠禮
十九年甲申吏判金安老有罪竄安老連姻宮禁驟躋
天官專權自恣政府六曺舉劾竄之
二十年乙酉司成李純製進目錄純得單象新書于中國
有觀天之器接書製進御極精巧命置觀象監
二十一年丙戌永興府使進軍門要覽又輯古將師可法可
戒者數十卷名將訓元龜上疏進之　賜甄城君惇死
于杆城謫所　量移金安老于豊德

危孤哉臣故隱忍亡命俟奸凶危偪於君上則挺身赴難
以報殿下不世之遇此臣之素忠也且深知殿下之疑光
祖非本志罪臣亦非本心故為此區區也以臣之故延及
無故即當為殿下訣豈敢以時上達遂自縊死縣官以聞命
籍家産信本樂安官奴為僧後受業於湜至是上告受賞
後居湖中連淡強盜湜之亡命往見朴祥於光州居廬曰
南袞小人之雄處事奸巧使人主蠱惑不自覺其端倪豈
可居中用事致人相窺而議己哉時以容匿金湜金海府
使河艇受訊籍沒寧海府使李允儉栲訊
十六年辛巳直提學徐厚製進克敵弓鞭條箭霹靂砲上

下內藏攻守圖術于政院曰此事已久名物難曉令厚問
之厚言此誠戎器之制唐以前無此書序中有中統年
號必元世祖時所撰曰遂條指陳上善之　六月魯山君
夫人宋氏卒于鄭眉壽家　十月因宋祀連告變殺左議
政安瑭及其子處謙詩山正〻叔修撰權磌等初瑭父敦
厚有婢妾重今有女甘丁乃家畜前所生性狡黠以不道
言有離間漸逐出歸百川人宋璘生子祀連出入瑭家信
幸如親子弟時處謙憤奸凶乱國與同閈友詩山正〻叔
權磌語曰來貞專權使上聾瞶除去此輩則可扶國脉保
士林諸賢祀連聞之與庶孼鄭鏛等持瑭妻喪時弔客錄

二十二年丁亥世子賜宮僚生薑手札曰論語不輟薑食
爲其通神袪邪穢也諸君動慕夫子雖飮食之中必有所
取法焉故以是送之耳世子德業逾盛檢身制事動遵聖
賢凝然端坐未嘗有怠慢之色終日淵黙嚬笑不形宮庭
之內肅如也
二十三年戊子滿浦僉使沈使遜爲野人所殺
二十五年庚寅左相沈貞以交結敬嬪朴氏削官竄江西
副提學成世昌論金安老托輔東宮陰擠沈貞不可用
安老嗾大憲金謹思反誣世昌以黨附沈貞搆誣士林命
鞫流世昌于平昌　八月王大妃昇遐

二十六年辛卯罷李彥迪逐金安老安老久在屏點陰圖復入閔壽千赴京歸路歷見安老為言以公才華不欲還朝當令三許(礭洽沆)兩沈(彥光彥慶)執國柄欲雪己卯之冤若此人援之還朝不難安老知朝論所在見人必大言己卯之冤不可不雪我若還朝豈可如是媕婀度日乎許等援之入朝與彥慶傳于縉紳安老乃傾身納款又使其妻黨蔡無擇倡言東宮羽翼黨籍解禁在安老一起朝議靡然信之又使其子延城尉禧朝夕立李荇之門彥光無擇和附司諫朴紹燭其奸而欲論之許沆與安老合謀擠紹李彥迪力言不可彥光問曰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彥迪曰

其尹東京觀處心行事知其小人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彥
光曰不授權柄但欲為東宮地耳彥迪曰彼若入來非久
東國且東宮一國臣民所仰戴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彥
光怒曰李彥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去安老漸見柄用浮
薄之徒拚援締結兩司交章有附己者進之異己者黜之
之語彥光覵然曰豈有此習守執義任權曰今之大患正
在於是不可謂無也彥光搆陷權遂竄獻納周世鵬亦論
啓安老彥光劾之反以書喭世鵬比於令尹三已無慍色
世鵬答云讀書三十年仄在吮舐之列是可慍也　閏六
月放尹元老於外尹任東宮內舅元老中宮文定之兄相與

有隙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為名欲傾中宮以張其勢乃
奏放元老大小之說始起
二十七年壬辰敬嬪朴氏福城君嵋沈貞賜死時東宮近
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語捕可疑
人鞠之指以朴嬪所為時朴嬪已廢為庶人與福城君俱
謫尚州乃并賜死兩翁主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杖死光
川尉金仁慶竄沈貞以交結朴嬪賜死連累者甚衆鄭光
弼謂涉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援不得安老鍛鍊
主張擠陷其平日有隙之人
二十八年癸巳於臺廳又懸假像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

擇正言鄭從濩啓以洪礪餘黨所為大司憲沈彥光大司
諫尚震亦以為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欲混淆而疑前
獄請鞫兩家奴僕上令三公兩司禁堂曰今見牌書及旋
為與前相似而洪家自服死豈死者更來書之乎其欲亂
朝廷者所為乎此與前書無異前則指東宮為之故驚而
推之今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靖也鄭光弼曰大獄不可數
興燒破之教至當矣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詮
愚含糊只請上裁禮判金安老大憲沈彥光以為此必朴
氏及兩家人所為不可不窮鞫上不從副提學權輗等劾
光弼以救護洪獄曲為逢迎請罪 世子手疏訟冤曰伏

以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嵋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孼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烏得以知也㫆在邃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與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礥亦殞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其在兄弟之間為何如耶死者既以已矣嵋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絶恩之及此不覺涕零由於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〻〻臣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

第為匹夫可乎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妹一任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忸怩入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儐飲食之飫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於中前此徽達未蒙諭允更瀝血衷以續聖聰伏願垂憐然上感而從之　時讀書粘鍾樓桂列書金安老蔡無擇許沆等罪惡無擇之擇書懌字用御諱許沆之沆用抗字無君之辭也時沈貞罪死未久議者指思順所為遂下獄搜其書籍以憑筆跡又其舟向有南山放糞詩云一聲雷雨撼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上見而惡之刑死獄中

赦前副提學金綠前承旨朴董初安老以調停已卯人
有收用之議先赦流配人惟綠董生存敍放後金謹思折
其已發之論錮之甚於前日十一月夜對檢討官具壽
聃啓曰燕山十餘年間舊制蕩然聖上改起人心一變頃
者士林以為身逢聖明可展素蘊事有過中以是罪之然
其本心則尚廉恥崇正學故朝廷無貪汙之習外方必請
托之事今乃并與此事而擬之律己者排之挾書者斥之
士氣頹靡無復餘地矣上曰罪其人革其書可謂矯枉過
直矣司諫李浚慶曰作成人才非一朝可致故世宗語養
得其人故人才甚盛成宗朝文學之士輩出不幸遇擬主

儒林盡殲朝廷一空聖上反正年必有志之士謂唐虞之世復見於今日佽事無漸人心不便故不得已罪之然自此以後士氣摧沮不復振起日者下教有曰祖宗朝士大夫罕置重典聞者感激近來小學近思錄爲世大禁若有讀此者指爲己卯之黨非笑之其人雖罪其書何罪上心善之

三十年乙未流吏曹佐郎洪暹于興陽許沆爲安老子祺啇銓郎暹不從沆構暹成獄鞫于殿庭受刑遠流　安老誣殺太學生陳宇宇在上庠所與交遊皆一時勝流安老欲令其子出入門下宇不接引安老甚啣之宇言時政

得失所言安老之惡論以誘訓文致極刑其友閔起文并
被流竄 始行視學試
三十二年丁酉還禧陵于高陽 竄前領相鄭光弼于金
海先是安老之譖光弼寢其赦及召用又復裁抑安老心
甚銜之藉公主之勢欲占廬舍為陂塘為田光弼曰待老
夫死後取之安老百計中傷乃以當從洪礪獄又為揔護
使奉安先後於不吉地請置重辟減死遠竄 九月金安
老有罪賜死安老秉政以來屢興大獄王室至親公卿大
夫相繼誅竄生殺不出於君上皆在其手其黨許沆蔡無
擇黃士佑洪潾等布滿朝廷爲國患之一日上謂尹任曰

御欲廢中宮然乎對曰此金安老之計也不去安老禍不
止矣尹安仁中宮從父娚啓於后曰安老謀不利於后〻
大懼泣白於上曰久侍左右今將見廢以安老謀告上〻
震怒欲誅之畏其權重密使安仁商之安仁使大憲梁淵
大諫黃憲合啓一請即允命宣傳官發軍圍第押送配所
縉紳合疏請誅曰安老性本奸邪陰狡凶毒狀如狐鼠心
同鬼蜮濟以文墨緣飾奸術在其少時朱溪君深源見其
文而知其爲小人其妻侄李耔嘗云當爲憲從至於天使
見其面而化之妖卓然則安老之奸獨殿下不知耳景在
豐德有一文士指嫉棧會欺罔朝廷援結宮闈腹內加生

折翼漸張反生異計逆露真態鄉曲之謁旗屬之趨倡為
濟士之計畧功之說指為公論愚弄君父有同兒戲把玩
朝臣無異傀儡威福大權盡歸掌握勢焰薰天反有重於
殿下惟知安老不知有殿下新搆大第客廳之制擬侔正
殿嘗著小錄列在讖中至書殿下得國之謠而結其下曰
吾相貴不可言言之至此可謂寒心不斬安老無以示王
法也安老所以至此實由腹心爪牙許沆蔡無擇其人也
伏願廓揮乾斷將安老無擇之首竿之大街以破群奸之
膽以快生靈之憤於是三凶并賜死大臣以安老伏誅宗
社幾危而復安請告廟陳賀累洞等加資安老行到葛院

賜死安老既誅任權於筵中進言曰方安老在朝小人為
黨固宜殿下亦黨此使縱其惡何也上曰予不得辭其責
也
三十三年戊戌二月李彥迪因朝講進曰國家大事大臣
總領之朝廷得失臺諫糾察之侍從之臣則輔養君德是
其職也今朝局反覆無常元氣萎薾風俗頹敗其源蓋由
於殿下知人不明執德不固也伏願明以執德始終如一明以
察物辨分邪正大抵拚援宮禁以希進用者非正人也
將立朝端不尚詭隨者乃君子也上欣然嘉納 上忽
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鄭光弼尹殷輔等率百官廷爭世

子跣足伏於内殿門外乞命尋還收
三十四年己亥四月全州府尹李彦迪因求言上數千言
綱一目十日嚴家庭養國本正朝廷慎用舍順天道正人
心廣言路戒佚欲修軍政審機微上嘉奬曰古之真德秀
無以過矣命傳示東宮特除兵曹叅判 韓山郡守李若
氷請立魯山燕山後且論福城君死罪未明請示悔悟之
意上召大臣示之傳曰此三事雖有欲言者拘於忌諱不
敢言如此言之至貴也権奸當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言
内挾私毒以害之曰朴之罪以及於嵋自上雖有不忍何
忍止之嵋罪實無名有一女在民間而士族無與婚者子

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悔悟之意人皆知之若
求此論乃扶植綱常之大道也領相尹殷甫回啓曰魯山
遜山事不可更議嵋之罪不可詳知但已絶屬籍恐難輕
議大司憲柳仁淑司諫瞋居寬等論若求欲爲魯山立後
發邪論極爲凶慘嵋罪關宗社而至於漢武悔殺戾太子
之事以望殿下悔悟至爲悖戾請鞫治上從之玉堂以爲
旣已求言以言推訊有妨言路上創爭之若求得免　大
提學金安國啓曰我國取士講四書三經力不能給不能
沉潛窮硏只剽竊口誦故學識淺陋無該博精通者臣見
朱子論科擧規曰每式年預令講某經則擧皆治其經又

後如是則儒生皆盡治五經中者亦皆精研功亦有裕今

中國科舉專治一經亦倣此意別試依此專使治經爲上

許之　慕華館舊立兩柱紅木門謂之迎詔門金安老改

作一間門蓋以青瓦扁曰迎詔之門天使薛廷寵見之曰

所迎有詔敕有賞賜而名以迎詔似偏遂寫迎恩門三字

揭之

三十五年庚子七月命二品以上舉遺逸之士左相洪暹

薦權習左相蘇世讓薦崔結成判尹金安國薦徐敬德刑

判柳仁淑薦成守琛趙昱刑叅金皇國薦禹成勳兵判柳

灌薦辛百齡大憲南孝義薦鄭弘翼戶叅張籍薦金大有

皆極一時之選

三十六年辛丑豐基郡守周世鵬建白雲洞書院於順興文成公安裕舊居以祀裕左右有序爲儒生棲息之所始開基掘地得銅器三百餘斤貿書以藏之勸課多士書院之興始此

三十七年壬寅以柳希春爲侍講院說書希春以輔導爲已任講大學衍義至齊桓公景公事進言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可謂盛矣溺愛鄭姬越次而立孝公是方盛而有衰亂之漸也景公國削權移可謂衰矣擇其子之長且賢者爲嗣是已衰而有將興之理也天地之氣尙此方

夏陽盛而重閉之下其冷如氷方冬陰極而窮泉之下其溫如湯此亂世未嘗無陽德之萌也故明主御世當治而防陰之滋長當亂而養陽之方微知此理則豈有危亡之禍哉世子欣然聽納 以宋彝壽爲大司成彝壽教學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立基本學者塗皐蔚然有作興之效 設備局令三公及諸宰識務者總中外軍國機務

三十八年癸卯頒大典後續錄 七月東宮有火災中夜火起寢門世子整冠服坐椅上令左右皆出惟小宦挽衣請出不從火勢漸熾上熟寢閤之驚惶徒跣至東宮知世

子不肖而棟宇摧崩勢如霹靂上奔遑急呼小字曰億命
出億命肖世子挾小宦踰出烈焰中盡尹元老之火也倉
卒之際宦侍皆散而貴人鄭氏奔入世子房抱所御書籍
衣襨而出世子手書曰予以傳德避叨東宮天之降譴實
由於己上致聖心之驚動下貽百僚之奔遑如此酷變古
所未聞反躬刻責若無所容不知自處當何歟諸朋幸共
實師商確教導世子仁聖慈孝中外屬心元老輩無釁可
乘嘗求婚於尹任々不許以此兩尹構隙胥動浮言闖內
或有非常之變任宣言曰元老輩謀害東宮不利社稷正
人無不危惋期以協輔遂推任兵判以樹羽翼士林趨之

元老輩娼嫉益甚自戊戌内禪之命中外莫測東宮之火
藉藉為人火大諫李霖上劄曰褒姒之漸已至蕭陵邑剗
之謀終成屬階識者憂之　副提學柳辰仝上疏曰己卯
之士以迂儒狂狷之資有好古尚志之心又信殿下好善
之誠謂三代至治可指日倡小學之教不能無促迫紛擾
之萋菲一織網打士林并與其書而詆毁宋朝偽学之禁
將雖覆軍豈可廢兵法之難行醫雖殺人豈可謂古方之
難用上同小学教人之本豈可以己卯人而廢之乎此疏
大關治體宋世珩亦言趙光祖之賢上首肯良久
三十九年甲辰夏雷震侍講院書樓西柱　副修撰金獜

厚劄陳修省之道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親賢才正士習
為本蓋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振教化正士習可以明彛
倫而厚風俗向來己卯之禍士林莫不寃枉而至今不能
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殿下一念之疑下以泄諸臣
九原之忠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輒斥以小学
之徒士習之不正職由於此殿下虛心靜慮反躬而學之
隨事而驗之研索於講學而發由操存深惟發究之由而
痛自剋責惺日惕慮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之心要使
本源澄清表裡皆寔無一毫私僞邪正有所定是非不難
卞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正已懈之紀綱敎化之陵夷風俗

之頹敗有不足慮矣上由是益知己卯人之寃 上召左
相洪彥弼出教曰兩尹自相朋黨一爲世子甚不可遂奪
任告身罷元衡職○十月賜宴書筵官于明政殿時世子
已畢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高明通鑑百五十餘卷今已
畢讀是年十年所講也予欲傳位退閑養病因賜珍膳鼓
吹三殿御後苑臨觀 世子下書宮僚曰兄弟友愛之情
根於天性自不容已苟非大無道之人不以一己之私害
天性之恩今我兄弟名分截不可亂况聖上待我兄弟無
纖毫不知以何故有相疑忌之端乎兩間至厚宜無人言
而近年以来邪議紛紜無根之言胥動疑惑之端漸盛前

年窮聞經席上有此言寒心腠骨常懍不安豈料其言至
今猶未殄乎此雖由吾不德亦必有大姦人藏蹤秘跡肆
其陰毒賊我兄弟而得售其術者也此吾痛至骨髓者然
奸人離間兩間之狀兩殿洞照邦家之安危一身之禍福
固不足恤但以吾德之不進以致人言爲憂不知時何處
而可也故陳吾情上書于聖上下議于諸賢雖願悶其情
而恕其妄而肅論焉　十一月上疾大漸召左相洪彥弼
右相尹仁鏡入卧內加朝服擁衾而坐世子伏於側上命
司燭把筆臨紙而不能成因縷縷言傳于世子之意翌日
昇遐世子被髮跣足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臣以遺命進

國寶請權署號哭不受進輿却不御至御座側羣臣力請
具冕服即位于明政殿　傳曰父王當廢朝危亂之時撥
亂反正宗社再安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回啓曰昔宋
高宗議廟號時或欲稱祖孔褏以為漢光武以長沙靖王
之後八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直繼欽宗
不當稱祖我朝世宗之稱祖以帝繼兄故也大行王雖中
興直繼成宗之統稱祖未穩命更議大臣以議謚大事不
復議
　親祭殯殿文曰天地覆載品物以生父母顧復
子支以成一髮一膚皆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無是矧
是昏騫倍荷天賜自孩至長眷專且久生未浹旬遽

違慈侍伶仃無護殆不可遂雨露曲霑護保殘軀叨
侍青宮思眷卓殊進罷龍庭每承玉音猥分難堪倍殫
葵忱方期崗陵永享無疆何料一夕遽罹大殃未半舜
齡天何茫茫罔極之痛摧胸薰腸日月荏苒因山已卜只
憑几筵亦將難覩天長地久悲慕則深幽明雖隔必通此
心聊薦菲薄庶垂俯歆　先王寢疾王露立禱天自昏
達曙及薨哭不絶聲五月啜粥不盡監督既葬常侍喪次
所侍小官而已國家大事一委大臣非關喪事不許啓稟

準